



屏溪先生集二十七

誌銘
擴記

共三十

~ 16
2419
27



2419
30-27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三目錄

墓誌

甥女淑夫人申氏墓誌

大司諫孟公萬澤妻貞夫人李氏墓誌

三碧堂玄公若昊墓誌

癡翁鄭公壽岱墓誌

淑人權氏墓誌

進士吳公觀周墓誌

從孫婦孺人吳氏墓誌

安僉樞晦之世光墓誌銘



李僉樞治伯 國馨 墓誌

學生尹公 處謚 墓誌

通德郎李君 著遠 墓誌

盤谷柳公 棹 墓誌銘

梅峯崔公 徵厚 墓誌銘

敦寧都正 贈左贊成綾興君具公 仁基 墓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墓誌

甥女淑夫人申氏墓誌

余甥女淑夫人平山申氏承旨清風金鍾正伯剛之婦其尊舅觀察使諱致庵大舅 贈參判諱泰魯曾大舅右參贊厚齋先生諱幹而今贊善直菴公暎之女平雲君諱聖夏之孫領議政諱琬之曾孫吾尹籍坡平倉守 贈判書諱明運參判 贈判書諱飛卿即君外氏之祖與曾祖也是真女子榮身者備矣昔余為優養奉板輿之任文城縣我慈氏纔經大喪未



亾餘哀他無足解憂余請於平雲公要弟妹同侍數
朝時君生三歲遊嬉膝下穎慧供歡老人賴以寓懷
余謂吾與妹不須言惟汝孝孫已余淪棲礪壑平雲
公亦歸寓困巖則我妹言告歲一歸寧君亦六七歲
已見其端莊貞淑特類吾妹濟美之德直庵公讀論
語或近思錄君從傍問古聖賢孝義德行輒略通大
義有慕效意諸父以女士稱十八歸金氏大姑姜夫
人素性嚴繼姑朴夫人年尚少我妹之西階命送始
憂其難爲婦也君事尊章摯誠深愛一心不懈終被
兩夫人嘉悅觀察公亦亟稱其賢淑我妹聞而喜曰

競畏夫家如汝而寧有不得者也雖義方之教有所
受而非君孝敬之篤亦安能早有譽於兩家如是耶
君少性躁比長一變而寬和雖儒者事亦罕其人况
婦人而能之豈不難乎是以或當大憂患任運觀變
不屑屑於焦勞其心欲小而膽欲大者正君之謂也
歟後見伯剛哭哀之文以爲淑德徽範使我心服者
多言其德則曰溫溫乎其恭也婉婉乎其順也柔能
有守弱能不搖芬華侈靡婦人之所共豔而泊然無
慕猜嫌妬嫉偏性之所難免而穆然無意言其孝則
曰恆以未逮事先慈爲至戚喪餘之日哀慕深切如

蘋蘩之奉誠意殫至言其事行則曰女紅百爲無不
聞習而歛然若不足經傳詩詞涉獵旁通而退然若
無知待人而恩言斯洽御下而勞苦必軫媼黨之間
各得歡心閨門之內人無怨言至曰余性狷隘病添
心火辭氣頻厲而略不爲意微辭婉規每令人媿屈
所謂夫婦間知己閨閣中良朋也噫伯剛之辭亦一
梅宛陵哭內詩也伯剛習服家學行有成而言有物
其所悼亾者非爲其燕私之舊以其棣棣之儀不可
見也警告之語不復聞也况余於此平日見聞亦多
可徵則豈以言出同凡而人得以聞之哉嗚呼君可

謂德義咸備矣德者福之基是宜福綏永世而已卯
之沒僅四十一歲不免於禘天旣配賢夫子盛年緋
衣而真話爲虛贈有子三人尚淵會淵次第娶婦而
榛筭之日不得相對告喜何其百祿將至而數命之
促竟使親愛而悒泣也抑失一賢佐爲伯剛之一不
幸而然耶誠亦悲夫君之喪余以數行文有意一慟
而未成及葬在廣州府南金梁山下負 之原則與
妹氏困巖墓路不迂必欲一行登墓哭告此意而病
益衰落至今悲結不怠直菴公始以墓誌託余數年
有書輒申戒不止余亦念荏苒之久終無一言則無

以藉手而歸見於地下遂愴涕而彊疾書之如此云

大司諫孟公

萬澤

妻貞夫人李氏墓誌

新昌孟君至大叅友仲明之子也踵門來余而言曰
吾王母貞夫人李氏配于我王父大諫公有闈門之
德吾先君在時思欲謁銘於當世之立言者俾闡潛
光未就而沒吾先兄亦不幸早夭余小子斃然孤鮮
常懼吾先君先兄之志之未卒一日伯姑母沈氏婦
同仲叔二姑母命小子曰吾輩年皆耆耄朝暮死耳
若使吾母之賢終於泯滅吾輩目且不瞑汝其亟圖
所以不朽也又曰吾母幼而莊重長而聰慧才及聽

姆之年日在母夫人之側以供女事十三歸于吾家
和順婉婉動中禮則吾祖考左尹公性嚴少許可常
曰賢哉婦也未幾祖考卒于官鞠歸湖山吾母在京
第喪而葬而不能哭婦人之位吾母終身哀慕每值
喪日必預進宗家禮相籩豆至老不衰蓋其誠孝之
篤根性而然也又曰吾母事吾父三十五年一未嘗
以家人產業累吾父流離荒落之中而愁歎不形于
色尊榮顯貴之時而謙約自率其身得失欣戚人所
動乎心者吾母隨遇處之坦然無異平日吾父嘗奉
使燕京雖指環香囊之屬吾母一無要焉吾父亦不

欲以燕貨爲累行裝澹如也 肅廟有歸裝如洗之
教是蓋吾父冰蘖自持之節而吾母之內相固亦多
矣吾父按海營衣服飲膳吾母自京備辦不曾取資
於公俸四節享需吏以羨餘請納于家吾母却之曰
此出於 朝家蠲賦與私用異何可畱之後在湖營
亦然庚寅遭吾父喪時爾父年未弱冠吾母猶能含
痛忍哀持形立氣絞紵棺槨躬自檢當無不自盡葬
畢置圭田制終立祠堂一如古禮不以力不及而廢
其應行者焉又曰吾姊妹七人爾父序居其八吾母
鍾愛雖篤提掇教督如嚴師夜從枕上口授諸書使

之從心易曉循循有序諸女羣居治紅之暇呼雙擲
陸聲氣若小高吾母亟去其局責其有違於雅貞之
行孫以大年及舞象占解額人或賀之吾母曰古人
以少年科名爲不幸此兒偶爾不足喜也當夏炎吾
母方績絲爾父自外入悶其勞請止之吾母曰敬姜
爲文伯母尚能親織况余子無文伯之貴其不親績
乎因顧語諸女曰婦人之道只此勤勤而已爾無忘
余言他日又爲穉孫褶禪甚自苦爾父又諫止吾母
又責之曰微此兒禪余豈無事乎其理家之勤教子
之嚴此可推類矣性好書少從羣兄弟竊聽潛記如

小學內訓諸書略皆上口晚年使子若孫討論古今
女範憑几而聽之時以訓誨仍以自警如九十抑戒
之法焉又曰吾母處妯娌之際人無間言接內外黨
各有恩意撫育穉姪憐恤孤甥皆得其歡心尤急人
之喪病嘗有族人有喪貧無以爲斂吾母傾箱而繇
之吾再從兄某歸自喪所語人曰李叔母德義如此
子孫後必昌大治家有法度嚴守閨門禁絕外人御
婢使曲有恩信不作好惡偏近之政故人皆感服各
效其力絕無潛細酬酢之言故人亦敬畏不干以私
平生不惜貨財嘗置賃屋之直一日盡亾失吾母已

揣其近御之爲而不一顯言人咸怪之請訊之吾母
曰物既失矣不可復還而徒傷人耳何益哉其明達
之識仁愛之心亦可知也嗚呼是皆余諸姑母耳目
於當日而詔教於小子者如此以吾祖母徽美之盛
黜沒無傳不能垂範於後昆則是余不肖之罪幸門
下請有以誌之也余曰諾夫人以孝敬事尊舅爲賢
婦以柔貞事夫子爲賢妻以恭謙謹慎教其子而其
子賢以齊整勤儉御其家而其家理噫夫人之行可
謂備矣世有劉宗正豈不特書以彰其德行也夫人
系出璿派 中宗大王別子德興大院君諱峇六世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孫考同敦寧諱弘逸妣貞夫人杞溪俞氏正郎椿之
女大司憲伯曾其祖也大諫公諱萬澤左尹公諱胄
瑞祖諱世衡官安東府使麗朝修文提學希道本
朝議政文貞公思誠之後也仲明名淑周教官至大
所稱伯姑母適沈濯餘六女適趙榮祖洪澍都正黃
運河判書徐宗偁金退謙進士俞彥錡教官五男一
女長以大進士志學早夭仲即至大次致大養大任
大一女適李完祐沈婿一子明賢洪婿一子侃縣監
趙婿一子坦遠黃都正三子正言幹縣監槃一女
安光宅徐判書一子命顯二女任邁金肅行洪駿漢

金婿一子主簿和行俞婿三子漢嚴漢廉漢岑三女
黃栢李模金諄以大二男一女至大男女各一致大
早死無後夫人卒于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距其生甲
辰爲六十九與大諫公同竈溫陽廣德山東麓向
之原嗚呼仲明余同門友也始期其俊邁有成益不
勝惜其無年也以其從遊之久曾蒙夫人截髮之供
而亦嘗因仲明聞夫人之懿德者多矣今於夫人誌
墓之役愴念亾友之舊誼何忍爲辭况至大以諸婦
人之命托之則事體又不敢終已遂據至大因其教
爲狀者謹書之如此云

三碧堂玄公

若吳

墓誌

乙酉

湖南之朗州郡有月出山峯巒巒藍青望之蔚然
蔥龍其一麓西走而爲鳩林村村窈窕寬曔大湖涵
其南有雲烟風帆之盛魚蟹黍稻之饒村之北又有
所謂三碧堂者脩竹千挺與長松翠栢蒼鬱庭除堂
之名蓋以此也玄公諱若吳讀書講義於其中己巳
尤庵宋文正先生謫耽羅公請書其堂額先生聞三
碧之所爲號特書三大字其下又書 崇禎年月還
之曰欲題數行語勉其志操恩恩未能此所以志之
也君子以爲月出之清特鳩林之爽塏堂擅其名勝

公爲其主人大賢之嘉歎贊美又如此堂之勝公之
人可知而歲寒之操公雖托於三碧三碧亦得公而
顯云公字欽甫鼻祖諱覃胤延州人以麗朝將軍威
德及胡虜著在麗史其子尚書德秀有討賊功封星
山君子孫世焉其後自嶺南遷居湖西至六世祖司
直允明又遷朗州曾祖諱健朝廷聞其隱居行義官
主簿祖諱振後考默齋諱微娶順興安氏文成公後
槩之女 孝廟己亥生公出爲伯父參奉竹林諱徵
後所後妣竹山朴氏其考處士晉彬竹林公教督不
怠未成童文藝著聞文谷金公謫本郡館于竹林公

屏溪集卷之五十三
與農淵圃稼諸公或連榻蕭寺講劇經史或周遊名勝唱酬詩律有聲子之好事父母孝昧爽盥櫛先詣竹林公所問起居次詣母所省視如之間遭內艱執禮甚嚴哭泣之哀鄉里爲之感焉葬之日又遭默齋公喪毀幾滅性邁厲病劇猶不御草木滋竹林公泣勸然後乃少進及竹林公喪哀慕視前雖菜羹之類味少悅輒不食羸敗日甚遂病膏肓篤於奉先嘗倡議捐財立祭田祀遠祖與人交主忠信重然諾人有過者面言不少饒善文詞遊試院輒上游竟不利南省少慨然有意於向上工夫每歎僻陋之居難於獨

學農巖嘉其志贈言以勉之嘗送仲子從農巖學間夏送學三淵於雪岳又書三淵訂山中約遠以己丑二月二十三日歿三淵以詩哭之孺人 贈參判延安李好仁之女青蓮公玄孫也真正端淑甚有婦行公葬再卜於郡北立石先壟負卵原孺人祔焉四男守初早坳守中即從農淵學者有高行守範守愚性至孝十三不勝喪天一女適林尚夏命直進士命德適生員吳光源吳益源者仲房二男二女而命直爲長房後命益適鄭宅東者三房一男一女林達遠達遠詰遠適李揆宅李匡燮者自出也命直男鎮漢鎮

澤命德男鎮渤內外曾玄摠若干公剛毅翫辭言論落落不苟既屢屈有司且見世道漸下無進取意日居三碧堂中左右圖書翛然清坐裛聚先賢遺墨手糝以自娛時與里社心朋聯翩吟弄有超然塵臼之意噫即其外而存乎內者可知古人云不見其山見其草木公與農淵兄弟遊期與甚摯契好又篤農巖贈公詩曰知君三碧號用意雪霜間即此同肝膽何論隔海山三淵詩則曰竹亭交誼可通神月嶽雖遐視我鄰二公有鑑識少許可而其知公者如此是真可以知公也余衰病僻遠足不到月出鳩林之間每

有物外遐想今命直手公狀來謁誌文余於三碧二字不勝曠感之懷已就先生大筆之下謹敘先生所以志者於此又何可辭也遂略書之俾作幽竈之誌命直承繼家學有名士友間 崇禎三甲申季冬坡平尹鳳九述

癡翁鄭公

壽位

墓誌

上舍鄭君士益重謙從余遊幾年心相好一日士益手鳳溪曹雲舉狀其先大人事行謁余誌其墓雲舉之狀而士益托焉則余何以老昏辭遂按狀而敘之曰延日之鄭以滎陽公襲明爲鼻祖連六世大官至

光厚始仕 本朝官判書有從韶通文譜文章氣節
爲佔畢齋所推重李公甫欽其內叔也代草復 上
王檄僅免于禍以玉堂坐廢是生以僑卜居于金山
之鳳溪官校理忤燕山貶補咸興卒于官高祖生員
贈參議諱維垣曾祖 贈參判諱允升憤慨於丁丑
下城之辱常曰吾何忍手書偽號以污先世清德遂
絕版籍自以籍外應烟戶役與二弟杜門廢舉終身
不出洞外一步真志節士也祖通德郎諱后說出爲
季父諱文升後考通德郎諱儀妣星山裴氏其考參
奉尚瑜參判興立玄孫公生有美質甫學語便知爲

學不煩教督文藝日就及長經傳子史靡不淹貫究
蹟皆得其堂奧爲文章雄淡渾厚詩亦清健秀及於
星數田兵之制通其大義甲午計偕赴南省不利則
曰爲人子者雖志在顯揚是有命焉與其不得於彼
不若盡吾分也遂課農畜字專以養親爲事辛丑有
母命始登上庠公自幼性孝不離父母左右側服勞
順適其意得一味輒獻于父母嘗母病思食鯽魚公
年十二往釣于澤竟無所得撒竿而泣同釣者感其
意盡遺所漁之鮮公歸而供母又嘗竭力於甘旨之
需無不畢給父母飯默計匙箸多少以爲憂喜尤致

意於日月之制嶺人喪不用淡衣幅巾公泮禮裁縫以備倉卒及父喪含斂一遵沙溪遺訓竟至無憾善居喪不脫衰絰不近薑桂病不能與祭則伏枕哀哭危病經年終不變宗家貧無以祭公議於兄弟鳩財立稷屬之伯氏俾享祀無闕從祖兄失業遠徙常以廢祭爲憂值高曾忌辰輒備需專致歲以爲常又發私財數百金推還祖先祭田爲人所占者歸之宗孫處兄弟愛敬篤遇宗黨恩好遍子弟則教之甚嚴曰文藝末也志行本也公自經苦塊疾益沈篤至壬寅病將革無怛化意惟以貽母氏憾爲恨溫辭寬譬以

安其心囑季弟俾盡奉養之節又戒薄斂宗人之來訣者各因其才而勉之又以孝謹飭二子又與內子訣仍命出外曰不絕於婦人之手禮也正席而逝寔十月二十八日也距其生乙丑僅三十八歲用十二月十九日葬于鳳溪負甲原配新平李氏通德郎自新之女乙巳名臣舍人天啓之後入門事舅姑孝奉夫子敬先公四年生後公十二年歿異窆于黃澗太平里坐壬原從先兆也四男長卽士益進士有文學次重訥二男早夭一女適士人申道活士益四男稠次天二男幼二女爲姜必進申琬妻一女未行重訥

屏溪集卷之五十三
二男穡稷申道活二男樂仁次幼一女爲崔栗妻稠
三男姜必進二男一女申璫一男并幼其狀曰公氣
宇宏大神彩秀朗美鬚髯眉眼如畫志操清高談論
爽凱又曰公常曰士以一藝名而不能練達事務不
可謂通儒世間事大小皆在吾人分內讀書窮理必
理事一致然後事至理明庶免紛錯之患而又非充
擴將去亦無以大受矣雲舉莊士也素不喜夸毗言
出悃悞皆可信傳而其心悅之如此則公之傑然爲
嶺下高士可知其狀又曰公嘗語其子曰黨伐同異
顛倒是非今日痼弊粟谷先生大賢也不但不知景

慕乃敢誣毀己已諸人大逆也不但不思懲惡反欲
遮護其得罪名義大矣爾曹於此等處宜高着眼目
毋墮落阨坎也今士益獨立衆楚之中明於淑慝之
辨者實公餘教所及古語曰不見其山見其草木余
雖未嘗識公觀於士益其爲士益賢父又可知也其
所徵信亦豈獨雲舉之狀而已也遂以此書其誌俾
後人知爲癡翁鄭公諱壽岱字岱如之壙云爾

淑人權氏墓誌

月城金鼎柱喪其母安東權氏既葬手幣狀纍然踵
門而謂余曰願得先生一言以誌吾母之墓余曰諾

夫人寒水齋先生從子玉所翁女也余師事我先生
視翁若兄君之尊王考孝貞公亦嘗弟畜余兩家皆
有通家好余何忍辭遂按狀而爲之敘曰權氏譜自
高麗太師幸累公累卿至諱格執義 贈領議政諱
尚明 贈參判是淑人曾祖若祖也翁諱燮以壽官
同樞而縣令 贈贊成嘉林趙景昌其外祖也 肅
廟丁丑淑人生于漢師十六歸于府使漢房爲孝貞
公介婦公諱有慶既入門有尊而無章淑人慟焉禮
相伯奴盡誠籩豆至老無替事孝貞公衣服饔需之
供順適其意孝貞公稱之曰孝哉婦也嘗從府使之

任兢畏自持雖一物之微不敢專以是官簿無自內
入者其他內助之政可推知也常以遠離私親爲至
恨有時瞻望涕泗情不能勝間或言歸承侍歡弄如
嬰兒友女弟早夭葬在圻垌每當俗節必助而祭焉
夫姪失恃未冠笄者鞠育婚嫁視己出御婢使在家
在官輒以恩喜施與見有貧乏者解衣撤食無少愛
孝貞公每歎其心德蓋其行有不合於古列女者鮮
矣年六十九乙酉卒于府使沁都貳衙任所返葬于
瑞山普賢山向坤原卽孝貞公舊宅之北也一男卽
鼎柱二女進士黃仁熙士人朴相圭其婿也鼎柱一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男幼女適申光萬朴相圭一男一女皆幼嗚呼鼎柱
自少小從遊於我已多年矣淑人之賢聞之熟也淑
人生于詩禮之門早承賢父兄之教服習如素性及
行孝貞公以清節直道御其家淑人之目染耳濡者
無非德善則宜淑人之懿美而若無淑慎柔嘉性於
天者其哲範之備亦安能如此也於是乎可以銘矣
銘曰
法門之媛大家之婦孝于厥父順于厥舅溫柔以牧
夫子曰賢响濡以御僕婢曰恩既備于行宜福是履
我銘其幽以俟厥後

進士吳公

觀周

墓誌

昔在江門隅侍三席一日先生謂曰故友吳君觀周
當時以少年名進士稱尚今在者文學言議必爲士
類矜式惜其無年也小子心識焉今公孫載維以先
生書公墓石者示余謁余誌之余拜受而一讀悅叟
承教於函丈間也撫感作而曰先生一言九鼎大呂
小子復何贅載維之言亦不可終辭按公字大觀籍
海州公之世不須譜考己巳名臣判書 贈領議政
忠貞公諱斗寅妣驪興閔氏戶曹判書肅敏公聖徽
之女公配潘南朴氏其父承旨世城公稟姿潔靜溫

粹風儀雅重凝遠真謝家之蘭苗馬氏之鵠峙也幼
文墨自戲長而績學攻文十八中司馬聲譽出等夷
十歲見寒餓兒波吒狀解衣衣之其仁愛之著見自
兒時已然早失恃事繼母金夫人盡誠孝夫人邁疾
屢閱月公將護不離側秤水茶飲必親疾篤日夜涕
泣衣袖盡腐及遭故哭泣哀動傍人飲啜不過溢米
不御菜羹不脫絰衰未一期已羸憊至祥躬設卓忽
自仆祭畢仍卧不起漸頓數月以甲辰六月十八日
歿拒公生乙酉僅二十歲葬于陽城天德山丙向之
原先兆也後丙戌 上聞公行諡命聯旌於忠貞公

之閩庸嘉父子忠孝之懿公新恩時 朝家以歲饑
禁遊街王母夫人欲隨俗設優倡戲公不肯婉辭卒
得請忠貞公赴燕歸聞之嘉賞焉公早志爲己之學
以小學爲持身之要心經爲存省之方整襟危坐潛
心玩究其有切於心身者必要體行劄錄而爲備忘
資又記日間云爲得失如鄉約之善惡籍自警焉手
題記首曰一言行之有違聖賢者必書之一動靜之
不循天理者亦書之覽是記而惕然警懼隨事勇革
當如風雷之猛昨日之過不貳於今日今日所悔勿
再於明日然後斯錄也庶不爲虛文矣嗚呼狀錄不

過若干言而無一不合於義理則其知見之早成可知仁愛之心已著就傳之年孝事異顏滅性而不之變則其爲仁也亦可知也觀於其日錄小題則刻苦邁往之勇又如此公其庶幾於子思子所謂三近以修身者已占分數矣惜哉卓乎其志篤乎其行弱冠而沒不克有成就也夫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即公之謂歟悲夫公無子取公弟佐郎晉周子琬爲嗣琬又不育以其兄太學士瑗子爲嗣即載維也前郡守文行清踈可爲公肖孫鳳九仰念先生悼惜之意忘其蕪拙謹書其壙以繼先生之表陰如此

從孫婦孺人吳氏墓誌

余欲成一文字諭門內諸婦女作爲閨範久矣觀從孫婦孺人吳氏通書史識義理可與議是將俾相此役向作古詩長篇足小跋備言梱內事行托諸房少婦諷誦而服習之孺人則已亾矣無可與左右相將於娣姒姊妹之間者嗚呼悲夫孺人守大提學參判諱瑗之女母夫人崔氏其考正郎寔參判公以正郎諱晉周子農巖金先生昌協之宅相爲海昌都尉文孝公諱泰周嗣子我顯廟明安公主即所後妣也判書贈領議政忠貞公號陽谷諱斗寔觀察使號

天坡諱翮孺人曾高祖八吾門爲吾弟大司憲石門子鳳五孫頤厚之婦其舅今高靈縣監心協姑之父判敦寧金公相奭女子之榮身已備天坡公祖節度使定邦至光海廢母時獻議曰臣武人只讀史略初卷烝烝又不格姦兇黨口喏不敢言忠貞公當仁顯聖母出宮又諫而死其世代忠烈彪炳爲後人豔稱孺人胚胎前光以丁巳二月二十六日生後丁丑隨母夫人板輿在伯氏平康縣衙以產病五月二十六日沒於衙中其舅與頤厚葬于公州北棠谷負酉原神之尊斯人何其速也孺人稟姿純潔德性詳

順髻鬢見大人廟謁輒衣明潔隨其後若致敬焉四歲孤嘗入花園攀花枝泣曰花有開時吾父不復來後見人真幘言雖此七分覽之猶可校子孫心吾先君何無遺像也因愴然含涕常不離母夫人側承順親意無少違其敬先愛親自幼而然及于歸移事之孝甚得兩世舅姑心以至內外親黨小大僕隸莫不稱其賢非詩人所謂宜其家人者耶舅或小出淡夜而還則企待若孺子之慕慈母人問之則曰吾早失怙至痛在焉以不及事爹之心事舅自然如此侍尊章坐如木偶人終日身不欹側敬夫子如賓相對無

鄙瑣言願厚或有過隨事規之輒事過之後從容條舉勸戒懇至蓋爲其易於感悟也稍有知己慕古哲婦言行手書女四書女論語傍及諸書諄複審玩以范女無出之心專精致意自有所得平日云爲類多所學中出來然內而不出至親亦不知也人或強之歷代事實人物是非剖析明通雖讀書君子必瞠乎不及也待人無尊卑必誠信雖小義鬻有罪不加聲色以事理諄諄誨責莫不愛服而敬憚之嘗作歸寧行店次有失物從者疑主人至欲告官孺人止之曰竊鐵之疑未必真彼或無辜受罪事體之傷失何啻

失物後知之偷竊者果別人也願厚嘗與之論行身治家之道孺人言行身以孝悌忠信爲本貧賤而不求於人貴顯而不加於人治家惟嚴內外均恩愛男子勤業於外婦人守靜於內俱可庶幾矣又與其兄弟論遇亂處變之道曰患亂之際婦人尤難死之非難死得明白爲難在無事時講定可免倉卒失措尋常言議皆據義理者類此孺人年未笄而嫁嫁數月哭大姑喪饋奠拜跪之儀無不棣棣納籩豆備棗盛蠲潔無虧親黨來見皆嘖嘖曰十四歲女兒何其夙成也餘事針刺亦敏妙精細閨閣傳稱其才品甚高

出於手分者皆諭於心不勞而自能也夫歆豔富貴
婦性尤甚由奢入儉常情所難孺人生長統綺嫁貧
士家轉入窮閻則幾乎布裙提甕而不以為憚至見
溪山靚穆林壑清幽欣欣有鹿車偕隱之意蓋其
志尚超然一點塵俗不及衣袂每語頤厚末世榮達
吾所不願子若閒居力學有行誼經術則饁耕餽蠶
供子之衣食吾分也此與其祖母金氏勸於正郎公
者一何相似也且金氏二十二没孺人亦二十一而
歿氣清者數局自古而然此亦氣類之一致耶然金
氏則有一子名世孫曾蕃衍孺人則只有一女隨即

天化天之報施於孺人者誠不能無憾又金氏願得
吾父數行文以鐫墓石農翁終誌其墓孺人則早孤
不得以參判公詞華記其墓孺人身後事事尤可悲
也頤厚以其狀謁余誌之余無農翁不朽人之手余
本惜其人而悲其死於是乎略敘之如此嗚呼尤菴
宋先生誌文谷金公女為李氏婦之墓而曰下可幾
於程女若其成就則上可幾於程母今吾於孺人亦
云爾

安僉樞晦之

世光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吾晦之耶自余冥棲溪上始與晦之

屏溪集卷之五十三
交南鄰北巷杖策追携除吾與晦之疾病死喪行役未嘗不與俱或聯日而會焉或日一會焉或日再會焉新釀淥則惟晦之焉短韻成則惟晦之焉禮事之場翰墨之所是惟晦之潭灩之遊楓菊之賞是惟晦之古今之得失是非亦惟晦之是講是商屏溪之朝久庵之夜蓋無有事而無晦之之時間與里閭諸友結爲詩社晦之實在其中此則諸友之所同而晦之所獨平占其半於所同之外其遊從之久且長愛好之摯且篤顧如是也而目中不見吾晦之今三載強矣俵俵然悲不自勝余何忍銘吾晦之耶昔余嘗

草友人家文字晦之笑曰何乃自苦余戲答勿笑也余或後死書君之墓亦未可知晦之曰諾使我得君筆以揭蒿里是固願也今鼎屋爲誦斯言來謁余銘其墓愴舊傷今亦何忍終不銘吾晦之也嗚呼悲夫晦之姓安氏諱世光廣陵人其先曰高麗大將軍邦傑本朝參贊思簡公省錄清白吏歷四世察訪贈吏曹參議諱敏學號楓崖先生以六行薦通臺憲學識行誼爲栗牛兩先生畏友晦之高祖也曾祖諱瑱長子諱好逸次子諱好亮以文學有士友望長無

屏海集 卷之五十三
子取次房男子之是諱載性至孝十二旌其閭配全州李氏 贈大司憲樞之女舉三男晦之其長也生年與余同 肅廟癸亥十五遭父喪持承重緘四年薑桂致甚無變亦善繼之孝也友諸弟訓迪成就至老同爨門無間言從氏貧無依性激難媚晦之爲之營產又善承奉得其歡心每傷季世友道衰薄與人交必以誠信爲本見有不可於意者亦不與之慼懃辛丑登上庠間遊太學持論侃侃人爭就正嘗爲八道多士首疏請兩宋先生從祀聖廡時有爲九庵先生單享之論者晦之曰雖始發之時猶難取舍况

并舉之論已四五十年之久則尤何可輕議乎其論遂止襴衫 高皇帝命作太學生服 顯廟時我寒水先生在泮疏請 允可因循未舉晦之慨然於此曾以書往復於余且與諸生屢議於師席竟至 筵奏生進放榜 特許服襴衫此雖朝議之變通至此亦未必不由於晦之之倡也晦之生長詩禮之家濡染庭訓每欲從師長德以繼先學而未能焉晦之每以此爲恨南塘韓德昭巍巖李公舉泉西尹晦甫冠峯玄彥明梅峯崔誠仲皆以寒水先生門人相與講學晦之慕好而友善焉烏山之集成祠成諸公行飲

禮引晦之主賓壻士友之推重亦可知也以壽秩僉
樞至八十二康壯如平昔竟以是年八月三十日卒
十月葬于洪州玉井里坐艮原初娶加平李時素女
屢舉不育繼娶全州李苾馨女舉五男鼎屋鼎華天
鼎元二未冠夭二女適進士姜弼言李澈運鼎屋一
男二女鼎華一女天姜弼言一子二女皆幼李澈運
一男幼始余與晦之及吾弟季章飲晦之戶窄如余
間益進屢觴而無醉晚又業詩季章補關東時共遊
楓嶽吟詠滿臺有淘汰水石之氣余常歎晦之詩學
與酒戶并進晦之莞爾曰可學而進乃爾局耶晦之

平日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盡矣然言議骯髒凡於士
論無所忌諱聞之令人激昂余喜晦之少時氣槩未
衰也嗚呼晦之今其亾矣何處復得朋來詩就月上
花發隨時而思觸物而思無往而不思噫余何思晦
之如此之切也蓋以悲晦之之淡也人之云亾其悲
之淡思之切者是必有可惜者存耳然則吾之悲晦
之之淡而思晦之之切者豈非晦之之亾有所可惜
者不忍己而然歟余於是特書其悲之淡而思之切
使後之覽者知我惜晦之之亾有以也且欲踐余前
日之言也悲夫悲夫時 崇禎甲申後三丙戌初秋

李僉樞治伯

國馨

墓誌

丙戌

余少有山居計晚卜伽椰山下玉屏溪上歲壬寅冬
 獨住溪上村讀書泉谷李治伯國馨與九峯安晦之
 世光携酒來訪晤語慇懃二友者俱與我生同年情
 好疊疊每歎相見之晚及余全家冥棲治伯亦自漢
 師挈眷歸鄉兩居直三數喚巖花籬菊谷楓汀月莫
 非從遊玩樂之時或溯屏溪九曲臨石門窺龍宅或
 歷靈臺二庵登絕頂而俯滄海輒命酒賦詩暢懷志
 喜皆可作山中故事間又結為詩社則與吾家弟大
 司憲石門李章鳳五治伯及晦之縣監姜聖瑞鳳來

鳳巖李子益思謙監役金靜而時淨詠歸金士凝命
 鉉判敦寧金君弼相奭同在約中次第詩報酒熟既
 會又共賦一詩酒罷又各以詩謝之律令真率趣味
 蕭散絕無陋俗意治伯於是自喜相與告曰吾輩今
 日獨專世外清分非關名利人孰有爭之直恐造物
 者相猜耳是知治伯至樂在此也治伯新平人以高
 麗平章事諱德明為始祖世有冠冕高祖諱彥慶參
 奉曾祖諱珞無子取族人子為後諱光胄庶尹景恆
 之孫監役復一之子聰明英秀纔弱冠天歿又無子
 以伯氏諱震奎子子之諱維新僉知中樞府事是治

伯祖考與考也妣南陽洪氏其考都事應元祖翼漢號花浦斥和三學士之一也娶坡平尹氏和教之女江都節死弼善烜進善元舉寔高曾祖也男哲儒碩儒武牧使吉儒武防禦使恪儒進士女長適徐逸修季適金宗淵進士道昇道弘道凝鄭惇煥姜德煥崔璉金志淳妻長房出道健道善道憲金履經白東彥妻仲房出道弼道翊主簿安允奭妻叔房出道燦洪維海韓義養妻季房出徐婿一子有大營將女安樸妻金婿一子幼女趙棨妻道弼子蘊德其餘孫曾男女皆幼治伯以肅廟癸亥六月六日生于德山之

安靜里自幼端重簡默舉止無異老成及壯志氣貞固篤孝友勤文藝癸巳中司馬試間或家居漢師至壬寅見士禍彌天絕意進取即還故里以養二老訓諸子爲事燕居以九容九思爲一生工夫晚又以清淨自守真實無妄等語自警又以此訓飭子孫二子連得科宦不以爲喜每戒以居官不敬非孝嘗謂余曰吾早志儒者業科名奪志竟歸宿一老學究今以儒名諸子蓋志之也子其書所以儒之義警諸子余爲序之治伯之志之所存其可知也親疾屢歲沈綿治伯夙夜不離側藥餌飲啖必躬檢在及遭外艱執

喪如禮洪夫人享年九十六治伯亦七十三居憂晨夕哭一遵禮節雖伏炎不脫褻經見者為之感歎甲申十月十六日卒于泉谷舊第葬于沔川峨嵋山北溫井洞巽坐之原蓋新卜也嗚呼華封之祝以壽富多男言之而以壽為之首箕範之五福亦先言壽蓋帝王匹庶與夫聖凡等位截然雖不可比倫而然治伯因先業課農桑務節儉能仰事俯育不至屢空則謂士之富固可而八十大壽也兩世四老人年皆踰耄父子連設重祚尤絕罕吉儒之入對也 聖上至發歎美之教數世斷續至治伯之身子孫男女長幼

摠五十人噫封人之祝槩之治伯皆隨分而餉之天然自有此豈非治伯孝敬之實有格神明而然耶余於挽治伯詩曰天翁錫福無虛地觀此知君儘厚仁知治伯者皆以為實際語今哲儒兄弟謁余誌其壙聊復以此書于末時 崇禎三丙戌流頭日社友屏溪尹鳳九書

學生尹公處謚墓誌

余嘗一再至天安之九曲村見族人兄弟循循退讓質實無華甚似法門子弟余心欽賞之謂必有家庭間素教今正言錫周以其先公狀來謁幽堂之誌謹

受而讀之噫醴泉儘有源也公諱處謚字子安我尹
望坡平上祖高麗太師諱莘達歷四世文肅公諱權
開拓北地功烈在麗史又歷八世至鈴平府院君諱
陟與余同祖其下有諱岑八 本朝參判因世有珪
組諱先定諱宗立諱世鳴於公高曾祖而考諱以徵
娶南原梁濟海女 肅廟甲子四月八日生公十一
就仲父學鄰縣有姓朴者嘗疏請允菴先生告 廟
加律一日過其前公奮曰若非誣大賢者耶礫而搏
之朴惶駭策馬而遁十六携麓山寺盜夜入寺中覓
僧將殺之僧匿公所盜詰於公公攔門而嚴責之羣

盜欲手公一盜揮曰這秀才吾所敬服毋犯仍解
去僧賴而全其惡惡之性急人之志自童子時已然
公早孤事其母母有疾彌篤公謝棄公車邀醫同室
為立其產業且令設局儲藥以資刀圭早夜不解帶
數十年如一日既憂毀甚鬚髮為之盡白外王考梁
公曰疾閉視公六七歲時左右將護視其志食則執
匙箸問何所欲隨物進嘗有弟妹六人教育成就共
飢飽無物我宗族之貧而無依者育而教之裝而嫁
之閨門之內服其化仲氏沒嫂十年淹病公日早起
問疾得一味輒先嫂而後嘗之教子姪嚴常曰孝友

嫻睦我家家法爾曹終始無替勿以困窮作鄙悖事
利慾傷廉謹操雖窮居陋巷人莫我侮又曰雖有美
質一或留意於財利卽駟僮者流臨没手書遺戒曰
作事先義而後利修學業敦孝悌又書詩禮爲業忠
孝傳家八字與其子嗚呼孝父母友兄弟敦宗愛人
公旣性於天者而家素貧屢空而怡然曰士之常也
蓋其身教如此宜後人之觀法趾美有孝謹風也公
卒於今 上癸亥三月十五日卒之日召宗黨少長
訣麾婦女出曰不絕於婦人手禮也淨掃一席瞑然
而逝死生之際尤可見素養也葬于九曲先塋其原

向申配玄風郭氏其考泰齋性慈謹孝事尊姑尤致
誠於蘋藻妯娌娣姒之間雍睦無間言教子勤學必
遵先業辛未六月十四日終年七十一葬用衛人之
祔一男卽錫周韓發韓命謙二女婿錫周二男心浩
善浩一女幼韓發男若霖女李鼎祿韓命謙男克養
噫公長身秀幹美風儀襟懷坦赤言論爽塏聰明善
記誦習於子史與人談出入古今疊疊可聽有姻戚
大臣惜公之不少試於世勸以他技進公笑曰窮達
有命終不肯焉公志之所存亦可知也巍巖李公舉
余同門親友公舉嘗論朋知之可與從遊者每稱公

資稟質實田地寬廣局量材器吾儕中未易得君其一見也今觀公狀益信公舉之前言非出阿好此可以不朽公况余於公後承得公遺風餘韻者有之并此而書之俾鐫于石

通德郎李君著遠墓誌

有志行敦篤識操亢高而卒坎壈以歿世者曰故通德郎李君諱著遠字致仲也嗚呼致仲以工曹判書良靖公諱箕翊為父知敦寧府事 贈吏曹判書莊靖公諱整為大父蓬萊君號滄州諱炯胤為曾大父龜川君忠肅公諱晬為高祖而龜川諫光海遠謫蓬

萊文行伏一世莊靖抨斥倖相十年廢處良靖辨誣討逆直聲在臺閣致仲出乎其家服習訓典又能聰穎善記誦為文操筆立成良靖公每稱曰才也以是求名宜若無難竟不成今 上二十六年庚午七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五而終豈非命也可惜也已良靖公年登大耋致仲亦已老矣晝則隅坐宵必侍寢扶護之節輒自服勤不許人代弱冠失恃痛不及養忌日致齋達曙哀泣不寐良靖公卒纒絰居廬不以寒暑就溫涼良靖公嘗愍其老戒曰吾沒後可即肉至是既練而猶不御一日夢良靖公勸肉如平昔致仲

覺而失聲遂強進不能下即嘔去每省墓歸必涕泣
曰如將見之不忍辭歸無故不入中門及其配病革
一就面訣外除猶不居奧若侍親側語及先故輒嗚
咽不成言友兄弟日與二弟湛樂閨門之內無間言
淨掃室堂惟親近書冊不以貨利榮辱爲累辛丑禍
作廢公車以詩遺意癸卯羣姦設僞科致仲尊屬有
黨姦者設辭試問之致仲曰咄此科可投足乎問者
憮然乙巳更應舉旣不利有司銓家屢檢擬亦不點
金冢宰取斯取魯曰少隨李某見其文出纒纒自顧
歛然豈意李無一命而吾至此乎李地部子三台重

曰文識聲譽爲士友所推畢竟枯落豈始慮哉李文
衡士受鼎輔主貢舉也得致仲外孫金樂洙曰今擢
此人無亦某公不食之報耶一時定評亦可見致仲
名重而數奇也致仲完山人德陽君靖僖公諱歧
中宗恭僖大王之昭而致仲其後也妣 贈貞夫人
慶州崔氏監司 贈參判商翼之女配礪山宋氏
贈大司憲朗陵君璫其考也孝舅姑敬君子妯娌懷
其仁宗戚誦其義爲致仲賢配致仲之葬在龍仁上
東村三田里向甲原宋氏耐焉卽考妣兆次日命濟
有至行早塲曰厚濟出後從叔曰得濟承宗祀曰士

人金錫佐致仲三男一婿東亮東允東雨適鄭雲煥
宋光休者仲房出而東允講學求志東雨未娶而天
東直東哲季房出金男即樂洙正言宅洙嗚呼致仲
坦直而不計較愷悌而無畦畛矯飾之行恥而不為
淑慝之辨嚴而有守曩在丙申儒生輩進一大疏極
論尹拯背悖二師之罪致仲主張言議多所周章致
仲族父兄 著定舟下京師慨然為多士之首者
亦致仲勉起之力也至今追思歷歷如昨日事今厚
濟謁余而以文俾掩其壙不敢以老病辭為道平昔
之好且道致仲有才而無命以寓感慨之意云爾

盤谷柳公棹墓誌銘

湖之南古有清修篤學之士曰白石柳公楫蚤聞為
己之學於沙溪金先生行誼著聞既沒而鄉人慕仰
不衰為立祠俎豆之公白石之弟也志潔而行修與
白石公并美齊芳蔚然為南國之望殆所謂難為兄
難為弟者耶公諱棹字用濟系出文化遠祖大丞車
達始見譜書其後世襲簪纓入我 朝有諱元顯官
漢城尹實為公八世祖曾祖諱陽輔有潛德當權茲
柄用之世累 除官不出號隱菴祖諱德新考諱泰
亨侗儻好氣義時值光海昏亂有抗疏扶倫之節官

至刑曹佐郎娶 贈承旨趙惟精之女生一男即白石繼配綾城具氏進士大仁之女舉二男公其季也生有美質濡染有素藝學夙就既長從白石公出入大賢之門益從事於性理之學癸酉以親命赴省圍中生員試丙子之亂公痛念 宗國慷慨不自勝乃傳檄列郡曰邦國若是爲臣民者愛躬不殉則我朝數百年養士之意果安在哉遂糾兵聚糧爲舉義勤王之圖俄聞媾成北望痛哭歸所得軍糧百餘斛於兵營事雖未及成而識者矚其義節壬午丁外艱丁酉遭內憂服闋 除濟用監參奉不就壬寅復拜童

蒙敎官癸卯十月將入京在塗邁疾卒於旅第壽六十葬于金溝鳳山坐丙原公少而好學晚益充養內行純備操履堅貞雖燕居幽獨之中必凝神靜坐志氣穆然未嘗有怠慢之容於一切浮榮泊如也至於蔬食糲縵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恆裕然其得於父兄師友之間者有不可誣也孝德根於天賦養生事亾誠禮無缺母夫人年老多病公晝夜扶持不懈終始藥餌糜粥必躬嘗而後進不使人代之前後居喪一遵文公家禮內艱時公已年迫不毀而居廬飭粥率禮罔愆鄉鄰至有感服而化之者恤窮急困常如不

及嘗過壺山有一士人荐喪父母於途旅流離之中貧無以返葬號哭於路左公聞而惻然仍與偕來斥其土田以數百金與之使之返櫬完襄遠近至今誦義視諸古人麥舟之惠殆有加焉於書無所不讀又精於禮學爲文章簡而有法每成一篇輒膾炙人口如畸翁鄭公龍西尹公諸人皆推以畏友講論經禮書牘翩翩所著述多散佚不傳有若干編藏于家配趙氏其考進士應埴淑德靜閒甚有闡範有三男長伯榮繼白石後次季榮女適士人金尚稷側室男希榮必榮曰載乾載益載恆載和季宇鳴季鼎昌妻長

房出曰載熙載謙載厚李墉妻仲房出曰載千載大李漢翊高應舟妻季房出金婿男銓鉉女適呂必英必榮三男一女嗚呼公服襲庭訓依歸師宗孝悌稱於鄉黨行義無媿古人真守死善道者也雖其賢而無命終老巖穴而至于今名流南服清芬未沫其視世之生極尊榮而歿無稱者何如也銘曰
行繕于身義博於人推我肫肫淑此鄉鄰金溪活活鳳山鬱鬱令名弗泐過者必式

梅峯崔公

徵厚

墓誌銘

庚午

昔聞之函丈曰近湖右多學問士惟崔徵厚誠仲知

見既明德行甚醇誠慤之著鄉鄰化服真衰世不易得之士也鳳九心識之庚寅冬余訪公於梅峯之下時初雪滿地小梅半開公蕭然孤居款余留止永夜談論至及理氣性情之說先輩得失師友異同出入精微折衷辨析余一聞而心醉益信師言之所以許者而余之相期者亦甚遠矣後四年甲午公疾沈篤翌年乙未八月二十七日卒年四十一嗚呼其不幸短命矣公之病也聞之者無貴賤親疎無老少近遠莫不奔走憂遑爲之求醫致藥冀其必生至喪亦莫不一辭悼惜曰賢人亾矣及葬又以輓誄文字爭相

致哀函文於公沒之前後與人書曰天生斯人將至於此而已乎又曰某學術行懿非輩流所及一時從遊之士友服者十餘師服者數十如西原韓元震德昭星山玄尚璧彥明宣城李柬公舉坡平尹焜晦甫稱述俱備有曰門路既正工夫益密學日進而德日懋舍己稽衆義理所在則必擇芻蕘心平氣和朋友講論則絕不務勝忠愛之心達於面目誠意之感在於言前言人之過人不怨焉與人之善人樂勸焉莫不感悅信服其立心正而信道篤其用工專而自任重既無矯激干名之意又無流循逐物之行聞然而

日章瞻然而不滓人皆知爲實學君子而學道之士亦將倚公而有所立焉或曰惟公所稟粹然端穆言則古先行循繩墨孝友出倫忠信感物翼翼自持襟裏如一循序漸進下學上達衣錦尚絅內修不輟性理源頭交口咀嚼不必苟同貴乎反覆或曰聰明內蘊和粹外耀受道之器安德之表鳧魚夫婦商略顯妙義圖邵丸揆涉玩眺羣居獨驗其機常嘏詣日益邃操日益要宇宙之間理氣浩渺先知實見玲瓏穿竅或曰氣質端明資性愷悌天分旣高發軔又早遷迤向上敏約精透顏瓢屢空志養無違胡門教法不

問可知實德孚人踈邇慕義洛俗觀感從化非一公雖內蘊聲猷自達吾儕依仰日見其進嗚呼此足以示來世而可信也觀於公所存所行諸賢稱述其可爲知德之言者亦可知也蓋公生有異質學語優知讀書甫四五歲能屬文王考一日命作詩公卽應曰問春何處歸來往天地間六歲外王考處士公欲試公文理命讀原道篇公讀不錯一字口滑如舊讀聞者大奇之古所稱神童亦何以過此處士公知其爲遠大器教之必循規矩公之爲學實肇於此矣稍長益自奮發携書入山篤學數年下山之日人皆刮眼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三
時李公世龜以州牧大興學教公以邑子往受小學
家禮等書李公亟稱許焉公自此專意爲己學即謝
迹公車間謁農巖金先生於三洲質疑義聞寒水先
生得傳尤菴先生之學委身師事之備聞入道之方
進學之序必以真知實踐爲務而不安於偏見小成
每誦鞠躬盡瘁斃而後已之語自矢於心曰人之爲
學任重道遠當勇往直前不可半途而廢常日乾夕
惕不敢少弛非聖賢之書不見也非儒者之事不言
也以立志躬行爲急務孝悌忠信爲主本日用工夫
不出乎居敬窮理兩端由是涵養既淡省察愈密而

人皆樂於資益信從者衆湖海之濱嶽麓之際常設
講席而朋來自遠在己者既有以及於人而在人者
亦有以裕於己也其與士友講學義理多端而蓋皆
不悖於師旨或言人物同得五常之全德公作說辨
之曰人物固是一理而或謂不同何也不禱乎氣而
指其本體則天地萬物同一太極而理無不同不離
乎氣而言其異稟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理有不
同矣其同者與不同者莫非理也理本無二致只以
其所就而言之之有不同爾此朱先生所以論一原
則超氣說理語異體則就氣論理而今之言性者或

遺本而論末或言理而遺氣梏於同而不察其異泥於異而不知其同甚至有禽獸稟得盡五常之說愚甚悶焉五常之所以立名以其不離者言之也人物之氣既有偏全之不同矣其理之在是氣而為性者安得無偏全之殊也其辨未發前不可謂有氣質之性之說則曰性即理也心即氣也性具於心而心該載此性理氣二者固不能相離何以有本然氣質之二其名也栗谷先生曰就氣質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合理與氣質而命之曰氣質之性又曰雖曰本性實無本性離氣之時動靜不同時體用不同位理

之附於氣則未嘗異也朱子曰雖不雜乎氣而言非有以離乎氣也從古論性已皆如此顧安有兀然之理得之源無氣之地懸空獨在而為未發之性耶今言未發之前單指其理則謂之中非以兼言者為大本也蓋言本然所寓之器以明夫不雜不離之妙而要不至於不備二之之失矣彼楊氏惟知在心者是性而不識性之所寓者是氣錯認性之善惡混而全昧氣之善惡只是論氣而不論性也或有以栗谷先生理氣說多不領會云者公曰理者氣之主宰氣者理之所乘也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

附而渾融之中理自理氣自氣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以有專言兼言之異而明夫不雜不離之妙以其未嘗離也故曰天下未有無氣之理也以其不相挾雜也故曰未有物之前已有物之理是以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即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中分別理氣而不害有先後混淪道器而方見得乘載專言者非是截斷分置之謂只是不雜乎氣也兼言者非是滾合無別之謂只是不離乎氣也大抵不兼言氣則不知理氣之相須也不專言理則不知道器之有別也公之此言雖不全用栗谷說

栗翁本意蓋不外此此其平日講論之大者至於諸經奧旨濂洛羣書亦皆循環熟復極深研幾而如正心浩然二章之論辨析持詳多有前人所不及言者自少尤致意於禮學疑文變節考據精博人家疑禮多就質焉冠婚喪祭必以家禮為主其儀文之未備者方參以古今禮說至於臨沒之際托一二士友專以家禮治喪蓋以朱子此書略浮文敦本實故也又嘗與遠近士友講習鄉飲酒禮以傲翼相故事焉公貌如癯鶴體若不勝衣而持守堅定動循禮法坐必端拱立必竦直言語詳謹步履安整日必晨起謁家

屏海集 卷之五十一
廟奉先必敬必誠豐殺有節務盡精潔事母氏極其誠愛友一弟教導必嚴同居嫂叔日夕相見必致禮敬季姑貧甚舉家來依公奉恤老少無異己眷伯姑歲歉無以自活公迎奉於家賣庄資給及其奴僕公持敬之工病篤不少弛在衾席衣冠猶飭見賓客拜揖不廢猶不謝遣學徒日以講學子弟悶而止之公曰吾心所好不知爲勞病革泣訣母夫人揮婦人勿近戒弟安厚曰吾奉母氏不孝養志養體俱失其道又不能終養此吾心所慟也汝其善養吾略定祭禮汝其傲而行之又曰身飭言行勉勸諸兒勿墜家聲

警誠淳淳下及奴僕又語在傍士友曰吾平生慕悅古道數十年讀書而疾病因循終止於此而已此吾大恨也語才了恬然而逝其方絕也神精益清茂平日定力此可驗矣葬在梅城下里丁坐之原洪州東南十許里先兆也崔氏系出朔寧高麗平章事諱天老寔始祖也有直寶閣士柔生恆官領議政寧城府院君文靖公號太虛亭歷事四朝久典文衡配享成宗廟庭自此世襲簪纓高祖諱汝訥光海時屏居鄉閭嘗以詩招歸子弟之遊京洛者蓋亂邦不居之意也曾祖諱樸祖諱振宙早孤事母夫人至孝嘗侍

疾數月鬚髮盡白及喪啜粥三年誠孝德行聞於州里考諱鼎者早卒孝友之行克世其家母韓氏處士諱睡之女公娶慶州李氏士人摘之女男長之泰次之華天之衡女適趙彥協嗚呼余纔一見公而心所知與者摯矣後余居玉溪之上去梅峯僅蒼蒼耳所從遊者數君子皆公同學之友也追誦公實德醇行蓋無異於其文字所述而亦莫不如昔之聞於師席者余於是每撫念公遺躅而無以彷彿於觀善之際則益不勝愴恨也今者之衡以公弟安厚狀來謁銘謹撮師友間所公傳者略書之如右銘曰

嗚人所昧非知不灼或欠其真終歸詭弔能人所難非行不卓或慊其誠終亦邊飾公知與行純實白直蓋就有道學之且篤鄉鄰與作頑懦亦服實理攸到莫非誠懇師門曰噫其豈易得不幸如顏非慟而孰士友紀述一辭傷惜我以為銘我筆無作

敦寧都正

贈左贊成綾興君具公

仁基墓誌

昔光海政暴大倫敦絕無辜籲天天乃生弭亂人以濟其艱于時捧日升天之功多出於具氏即公叔姪兄弟也翊戴之際公實與聞勸與當世名流有重望者同事公即盡室南下入扶風之邊山飄飄若忘

厚溪集卷之五十三
世者然及事成諸公議公於勳籍則公終力辭而止
儻非所謂軒冕非心者耶具氏本綾城人公諱仁基
字伯鞏自號竹隱綾海君 贈領議政諡忠肅公諱
晟之子左贊成 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諡文懿公
諱思孟之孫判義禁大將軍綾城府院君諡忠穆公
宏之從子左議政綾川府院君仁奩之兄我 仁祖
憲文大王綾安之所自出也呼公爲內兄公之世不
須譜也妣貞敬夫人河東鄭氏其考別座億齡公以
丙子十二月初一日生幼而聰悟舉止異凡兒文懿
嘗期以遠器十歲丁鄭夫人喪守制如成人哭泣哀

動有人忠肅居家簡嚴教子弟以義方公色容愉婉
先意承顏未嘗少違二十一蔭補典設司別座公以
貴勢弱冠筮仕爲恥辭不受辛丑復 除左運判官
時文懿公年踰七袞公始黽勉就之遷主簿甲辰由
殿中出監定山自此四十餘年家食者無多歲內而
忠勳都事工曹正郎司僕僉正外而麟蹄白川竹山
溫陽沔川皆所踐歷癸酉 持教陞資除敦寧都正
兼司僕寺內乘癸未十二月二十四日卒葬于楊州
安堵里負壬之原先兆也後以子從勳 贈左贊成
綾興君當戊午凶疏起公歎曰雖祿仕此豈士君子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涉迹之時耶及朝廷獻議以微末蔭官不敢獻議之意與仙源金公澤堂李公之爲辭者同蓋遵忠肅公不參庭請之義也遂七八年斂迹世路唯閉戶看書間遭忠肅公憂戚易備盡兄弟同居友愛極摯寢則同被食則共案一於和湛而至其教誨之際亦有嚴簡者存自是忠肅公家法也子弟有過誠責不少假借晚來綾川之勳貴也身都將相而嘗與公約同省墓之行臨發職務鞅掌忘未稟公先行至幾里始覺公行之在後惶忙馳還遇公於道下馬拱立公不見而過綾川公盡去徒衆施從公後至墓齋席地伏而

請罪者三日公不與語亦不許拜墓及歸家其請罪如前公始言曰旣失事長之道何以事君宜釋重負綾川公若負大何卽日呈告鄭相太和據實陳聞之仁廟嘉歎不已特令公宥過又使綾川出仕至今傳爲美譚以公之嚴於爲兄綾川之恭於爲弟皆不失大家法度云 仁廟以公奉綾安公祀將依例折受公以折受本非美事受之亦無義辭不敢當又 命公自占位田以告則 上當以價買授公托於姑無可占者終不承 命又 命於里門 賜揭禁人牌公又必辭乃己平生於世所謂財賂一切泊如也唯

潛心書籍至老不衰家傳屢數千卷丹鉛之勘無書不在至今焜耀人眼日記性絕倫家藏忠肅公遺編多佚於兵燹公究思念誦卒成完秩人皆嘖嘖稱奇以爲此不獨聰明乃爾實以誠孝所致也公配李氏宗室文城君健之女繼配丁氏籍羅州進士好敬之女貳相應斗之曾孫甚有婦德生三男鑿主簿鑿武科同敦寧鎔郡守鑿無後仁廟命鎔立嫡承祀二女適士人李浚源參軍崔大年郡守生僉正文洙學生文泗察訪文河進士尹擇朴泰華教官羅碩佐尹趾頑妻縣監廈柱漢柱女爲知敦寧李世璣側室

一男二女僉正出縣監昌柱學生出萬柱女爲李仁濟妻察訪出夏柱男郡守鼎勳晉勳資憲訓鍊都正樹勳贈持平趾勳女李堧文學呂必禧正字尹碩教妻側出一男漢柱男直長景勳內乘秉勳常勳側出一男昌柱男啓勳生員命勳匡勳女辛錫三妻萬柱男碩勳同敦出後於綾川公生府使文濟武科御營大將文治通德郎宗柱都事廷柱側室一男府使出側室二男大將出宗柱男判官燐女監役洪禹宣妻廷柱男僉正燐女進士朴敦義郡守尹翼駿妻今至五六世內外孫多不能盡錄嗚呼富貴榮利人所

屏溪集卷之五十三
豔爭公文行才志內外勳闕左右懾烜丹青鍾鼎一
反手之間公則視之若瘴是以初不與於三千一心
晚又屢違於曲爲之恩命終不要上心每靳天
點爵秩雖未崇華然其可以知公者正在於此而亦
豈無所由公少受學於沙溪金先生已自知天爵之
所尊而平日所與交亦盡一代之清流如清陰金先
生鄭畸菴李澤堂趙竹陰諸公皆從游於文會之地
其所講服者可知今常勳以公狀謁余文謹採而識
之 崇禎甲申後再丙子抄秋坡平尹鳳九謹書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四目錄

墓誌

外兄判官宋公墓誌

孝子進士

贈佐郎成公

雲翼

墓誌銘

金公

錫

墓誌銘

司導正

贈都承旨金公

敬直

墓誌銘

監役郭公

熙積

墓誌銘

校理申公

靖夏

墓誌銘

縣監姜公

鳳來

墓誌銘

睡隱鄭公

續祖

墓誌

倉守權公 定性墓誌

蔡斯文 庸祥墓誌銘

學生金君 斗燦墓誌

遠觀金公 克光墓誌

三患齋蔡公 之洪墓誌

軍資正李公 奎鎮墓誌

亾妹淑夫人尹氏墓誌

壙記

宋君煥道壙記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墓誌

外兄判官宋公墓誌 戊辰

兄弟之言人不聞者惟閔子也判官宋公諱宗錫字敬伯歿二十年戊辰內弟坡平尹鳳九謹書幽宮之石人其不之間否昔清陰金先生引金慕齋故事狀其兄仙源相公特兢兢焉不佞以親愛之故使有過情語人或不信是誣吾兄也豈止使吾兄有媿於閔子已也以不佞而論之醇厚忠懇吾兄之處心也白直坦易吾兄之行已也事親誠吾兄之孝也益民惠

吾兄之政也祭祀則敬將事接人則務和易此豈不
佞之私言昔聞之寒水先生每言敬伯老先生所鄭
重其德性淳謹有長者風文巖鄭公亦稱公處心行
己真士大夫此斯文先輩之論無以改評也公繼妣
朴氏嘗言俗云難得者繼母之心吾母子終不失和
色者非余之能實渠之賢孝也其誠於孝者能若此
公在嶺邑值饑大賑民徬郡流丐咸歸公謂莫非吾
君之赤子也一視分哺能免填壑者多及歸過其境
舊哺者男女扶携羅拜馬前曰吾等不死公之恩也
何忍忘之鄰民之頌如此其惠於所分憂者尤可知

也公嘗執事喪祭尤謹老先生每於宗祀輒令公將
事曰某執事不錯我心安焉此先生之賞於公者也
公舊居三山晚年移家公州三山人無親疎皆曰吾
鄉自此便無人吾輩將疇依此鄉里賓朋之得於公
者也皆著之耳目非不佞一人之言也人之聞之者
豈以出於至親而或間之哉宋氏淵源久矣自執端
公清裁直操爲圃牧諸賢之所重皆勵學勤禮代有
家法而如雙清公之隱德西阜公之至孝睡翁公之
峻節爲世標望積至數百年有九菴老先生則道德
學問蔚爲大賢其薰蒸融液觀感效法實多其人公

亦其一也公之長德懿行安得不見推於當時之君子也睡翁諱甲祚是生郡守諱時默九菴之兄也其嚴重簡默先生自謂悅之而未能學郡守生諱基學官察訪即公之考也妣淑人坡平尹氏參判諱飛卿女自幼能孝敬聞母李夫人歿於孝不食呼擗竟至滅性先生挽李夫人詩曰吾家低面襲餘馥不勝其喪吁可傷蓋指淑人也公配李氏讓寧大君之後經歷堡之女溫雅艷穆有婦德六親稱之男長源先公天有一子麟相承公祀海源清修有孝行真源斗源斗源亦孝死與尹淑人并旌閭龜相夔相海源子夔

相出後斗源真源所後子梅相士人成道東縣監趙和璧縣監李冷三女婿經天秉天挺天成出奉事台福趙出趙慶弼海源婿也公戊戌除繕工監役翌年用營繕勞陞主簿所踐歷內五職外二縣昔己巳黨人禍九菴也懜誣至及於睡翁老先生實抱不瞑之慟公以睡翁公主鬯之孫冤酷結轆而無因以一伸今上丙午有筵臣言命贈睡翁諡時公以軍資判官出知谷城縣公已老不欲遠之病鄉以爲聖上之特施恩諡復雪吾祖當日之誣也義即延賜告廟此不用官力不可爲如赴樂地經年乃還竟

原溪集卷之五十四
水土有崇越一年戊申十二月三日卒距公生己亥
七十年葬公州普文山下負午之原從察訪公兆也
李宜人與公同年生後公 年卒以公墓卜不叶
別葬報恩之老谷公美鬚髯色敷腴容儀整嚴及就
仕諸大人皆曰未能親炙師門而今見某可知為先
生子弟公早失恃常恨不識慈顏每見舅氏如拜先
慈以至愛友於諸內從者無異親昆季海源曾錄公
遺事且將真源之狀托余誌公墓荏苒不就噫公歿
不佞終不可無一言而海源今又亾矣死者之言亦
不忍孤遂謹泚筆寧略而不敢溢用俟人之間不問

云銘曰

以大賢家門子弟為君子所稱賞而德之可紀而行
之足尚其庶幾知我以為誌於千萬年毋毀其隧

孝子進士

贈佐郎成公

雲翼

墓誌銘

戊辰

湖西之德山有篤孝人成公諱雲翼字子相公性孝
樸實愿謹其警薄俗媿惡子者多自兒少時事親有
道早夜飭冠巾不離側容無惰色愉婉枕席衣衾斂
設必親母夫人病革裂指進血至喪哀動傍人丙寅
春大人同知公疾危逾閱月公廢寢食躬扶將日夜
不少懈病轉砭醫技窮公又欲進指血親戚之來侍

疾者皆執袂止之曰九十老人疾劇痰作何爲此無益公如不聞號泣遑遑血指灌口痰隨血下病與氣蘇鄰居一長老暮朝候問翌日來視驚曰安得致此審知之心奇異之手草呈文共鄉士友將聞官公貽書力沮之咸曰不可拂孝子心竟止焉同知公以大莖蒙恩受資公因知舊托西樞實職久不諧一日銓長有夢異曰此成某孝感之致即擬同知中樞府事聞者莫不感歎戊辰同知公年八十八病又殒殒垂絕公數進血輒甦斫指血盡則又刺臂血繼之至己巳春竟罹禍故公年已衰執喪盡禮一如前喪事

伯氏如事親愛敬周至其病篤三子連用指血無以繼公泣曰兄弟同氣用血豈與父子有間遂血指以進公前後損血多肢體麻牽左臂則枯削幾不能運用伯氏諱漢翼孝敬之行亦所謂難爲兄弟也已卯重修輿覽知縣採鄉議以公兄弟實行載之及兄弟沒朝廷賞其孝俱贈郎署成氏昌寧大姓有諱仁輔始見族姓書官高麗中允三傳至汝完號怡軒仕我朝昌城府院君諡文靖世有大官諱義國都承旨諱礪參奉即公高曾祖也祖諱宏烈以希奮妻弟辭連縲縲甲子賊适犯京城仁廟蒼黃去幽在囚

未理者議將亂斬公脫身走詣 行在乞死命 上
審察其無所坐赦令 除職官至報恩縣監同知公
諱璫妣貞夫人達城徐氏監察景霽女沙溪金先生
外孫公生於 崇禎丙子沒於癸未正月八日得年
六十八公沈重寡言仁厚忠懇不言人過失教子弟
嚴御家眾惠敦睦嫻禮賓客身不設傲慢忿厲之氣
口不道閒褻俚俗之語雖事滾急儀度言語未有少
失措伯氏嘗謂公幹家奉養惟吾責汝則侍右將護
餘力業文公在視之暇未嘗釋卷百家書無不泛觀
而專意經傳研窮義理如書易庸學尤致力究玩至

忘寢食詞章亦有古作者法乙卯中司馬壬戌 上
以天災求言下及草野公慨然曰有懷豈敢不一言
仰副遂草疏上之一曰先孝理二曰正大本三曰畏
天警四曰恤民隱蓋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而人主
一心萬化之原也以此為治道之第一義而語甚切
至且其論民弊者條理明白利害切中 上答以草
野憂愛之誠溢於言表予甚嘉之所論民弊三事
特令蕩滌公晚愈好學閉戶端居圖書自娛鄉里秀
才從學者日眾公嘗有詩曰高堂鶴髮尚安否秋水
美人今若何又曰北遊龍陛限南望鯉庭遙此可見

公忠孝一致也公娶順天金氏父護軍錫承旨有讓其高祖德山東二十里蘿山公舊居也又東北去數里名楸谷壬坐原寔公衣履之藏孺人同窶焉男德龍繼公志士友咸稱其嗜學女兵使李必耆妻德龍二子鳳儀守明鳳儀早夭三女婿士人申鉞任澤夏其一鳳九也聖源聖洙聖淵兵使出思近申婿出時嚇任婿出餘皆幼嗚呼公孝友天得而謹言行敬容儀又其應 旨疏能知為治之本末公雖不以學自居皆自學問中出來非所謂吾必謂之學也耶然世無知者所學終不少施天又嗇年僅踰下壽既不得

於人又不能得之天噫可惜也銘曰

百行寔源孝莫為大徒知服勤或昧大體公於為孝隨事以禮蓋公有學知無違理資孝之忠憂愛亦性身雖布褐言感 主聽先格後事末本克整嗟公行識竟棄草莽人耶天耶無以後勸眉山少東墳三尺僅我銘詔後千世之遠

金公錫墓誌銘 己巳

堯舜大聖也後之言堯舜者必以孝稱焉孔子謂舜大孝也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豈非以孝為百行之源耶在匹夫之賤而能以孝稱焉則尤豈不

尚也哉國之東廣州治西之石鵬里近故金氏諱鎬
與其弟鑰俱有至孝入以大連小連比之兄弟纔弱
冠大人有奇疾幾危弟謂兄曰我當斫指公止之曰
汝質弱不可爲也先割指以淋血灌口得回甦大人
又病癱十載彌濃公兄弟朝夕替口吮汁未嘗少懈
又相嘗糞甜苦以審重歇及喪居廬啜粥只將白鹽
鎮胃而已口無所嚼齒鋒持長人皆異之三年不到
家不與婦人相見母夫人南氏同知珏之女孝於所
生年七十一奔同知公喪終死於孝公兄弟攀擗哀
號鞠櫬而歸行路見之莫不動容其居廬執喪一如

前喪兄弟相友愛及其孤露則忒摯焉朝夕源源未
嘗不一日相對對輒怡然湛樂得一味亦必待相對
而後進之公自少數十年在侍湯憂失學至丙子避
兵讀幾卷書文理大達經書子史不待師受而精通
若使當時餘力可及學文其成就何可量也公字某
姿稟剛毅氣象魁梧子弟有過不少寬貸雖儕友必
斥言其失人皆憚之老峯閱相國兄弟時住鄰閨數
相過從情相好入朝則一不往參其自重如此 肅
廟己巳士禍作時上舍李君炳抗章言粟牛二先生
不可黜享將謫北鄙公與弟脫衣馬治行李以送之

人皆義之金氏新羅王之裔上祖平陽君摠始籍順
天自是簪裾蟬聯有諱承靈事我 太宗受佐命勳
券官至左議政平陽府院君諡襄景襄景子承旨有
讓承旨子寺正 贈參判嗣源參判子郡守允濯郡
守子自漢於公爲高祖曾祖僉知諱彥國祖諱裕世
傳 除寢郎以僉知公節行未顯不仕云考諱弘弼
以親命兄弟俱不赴舉亦不仕四世遂不顯皆力行
有隱德終胚胎公兄弟至行誰謂醴泉無源也配仁
川蔡氏主簿純之女容儀端重雖侍側女婢罕見其
穢己卯仲氏沒公篤老且病甚家人諱之公審知之

負往喪側抱棺號哭氣昏絕僅甦自是不能省事粵
二年辛巳十八日卒享年八十一蔡孺人生於萬曆
丁巳先公二十七季而歿墓在所居之先兆丙坐原
同窆也男碩珪碩輔碩炯碩賓女士人宋相哲進士
贈佐郎成雲翼統制使 贈判書李尚馥妻碩珪子
頤壽女適李必炫碩輔子麒壽鳳壽鶴壽女適柳重
燁碩炯子鼎壽龜壽海壽宦壽女適李鳳年碩賓子
必壽女適任守約宋相哲子廷夔成雲翼子德龍女
適兵使李必耆李尚馥後取必耆爲子曾玄多不盡
錄承公祀者卽曾孫履祥將營埋誌于公墓定祥以

屏溪集卷之五十四
狀謁文於鳳九鳳九室婦亦佐郎之孫諚不敢辭略
敘公事行如此云銘曰
嗟伯與仲古大小連孝羣行首餘不須言琢辭詔後
於千萬年

司導正

贈都承旨金公

敬直墓誌銘 辛未

有直截慷慨不肯與時俯仰者田金公諱敬直字而
正自號憂亭光海敦倫亂紀孽臣逢惡招權世之號
自好者亦多逶迤時公纔釋褐在進退間爾瞻送人
要之公不答與同志語及時事輒揮淚慷慨爾瞻偵
知之曰他日殺我輩者皆此等人欲中傷之有止之

者事得己一舊要來謂公曰時輩以我與君知欲以
芸閣貶我交諚將不復講公正色曰汝知芸閣之辱
不念無母之罪乎吾恨知其面不知其心去矣勿復
言其人即附爾瞻官華臘公不以爲意也公遂挈家
歸春川之牛頭江上以爲終老計改牛頭爲憂道蓋
憂世道也名亭以憂亦此意也金氏貫善山麗朝門
下侍中諱得忠寔始祖後澍世號籠巖先生即臨江
寄衣者也 高皇帝嘉其節賜尚書祿以沒身於公
爲十世祖也曾祖諱九鼎參奉祖諱孟鍊考諱光啓
俱黻階妣平山申氏考達仁公生於 隆慶己巳壽

六十六而沒葬在春川五峯山下未坐原從先兆也
公幼聰穎絕倫罕言語動止儼若成人長老稱君子
兒及長專意經學本之小學文藝早成弱冠以上舍
生遊泮宮言議峻正士友多從之者庚戌闈大科初
隸國子陞典籍出爲銀溪察訪卽遞還遊居屢年
仁廟改玉彝倫復明士類登庸公亦被甄復內以兵
曹佐郎正郎直講司藝司導寺正常帶兼史外而狼
川禮安縣監黃海都事榮川郡守平壤庶尹寧海府
使其踐歷也在騎郎東猾吏杜弊孔經用贍足幾復
平時曹長能之其 除禮安及海幕皆請畱之狼川

時聞途适犯京公雪涕募義赴勤于 王道聞賊就
戮罷兵還狼平壤則辭病不赴寧海則有以老刺之
者崔完城鳴吉以銓長疏伸之引龔渤海爲言 上
促令赴任公終辭遞公爲治誠謹廉良必以愛濟爲
心所到吏民安之在榮川清陰金先生題詩亟稱公
美政焉凡有 除拜雖黽勉暫赴輒引疾不久淹孝
友純備事父母不怠病則嘗糞以驗禱于天請以身
代前後居憂一以禮喪伯氏朝夕不離喪側必躬執
饋奠撫愛宗姪踰己出析產悉豐饒歸之自取礪瘠
減其半居家有法度常戒諸子避遠名塗謹守家法

平日穆然端居潛玩經籍遊心物表凡世之一切得喪泊如也自有所樂而人不知也嗚呼公之所學所養其可尚也歟公娶水原崔氏其父渡端莊貞淑善理家使公居官有冰蘖之操者與有助焉先公二年生没又先五年耐葬公墓左男宗溟宗洛宗泌文通政府使宗沆判官女適縣令李幼洙宗溟無嫡子取宗洛子國獻爲後女爲鄭友益鄭厚胤妻宗洛出長死虜亂 朝廷旌其節行子重獻同知時獻萬獻女爲佐郎安光郁崔有琰佐郎金萬翼韓再東妻宗泌出子一獻女爲 贈參判吳斗興同知許恪元尚賓

妻宗沆出命龍命虎進士命龜縣令命麟李幼洙出內外曾玄摠百餘人多不盡錄惟國獻男府使德恆時獻男參判德基萬獻婿僉知朴泰舒承旨趙榮世一獻男參奉德淵婿佐郎李蕃定金萬翼男主簿恆壽文學台壽佐郎泰壽吳斗興子左尹重周婿府使李寅煒別提朴泰範許恪男參奉棍婿靈原君樞其顯者也噫公清修介勁雖利害禍福之際不懼不搖如鐵輪頂上旋轉不動而安於廢置不少懺悔值時清明羣賢進用而公乃獨返初服江湖自適豈非衰世之高蹈耶象村申文貞公嘗贈公詩曰淵源河內

學詩禮濟南生其重公文學操履如此州之人以公
與文貞配食於壯節公祠以公節行又載之邑誌士
林慕尚之意可見矣銘曰
有道無道不變強哉思訓炳然公實庶幾惟時巨慝
啖我以利我視狗彘禍福曷貳舊要媚權嚴辭責斥
亭顏揭憂憂道之棘暨際昌明難進易退我湖我釣
我山我採于險于夷我志惟一觀乎出處不苟大節
文學政事不足公多猶不時用世無知何惟象清翁
有詩褒美終與文貞一廟殿祀公議攸徵宜莫踰此
我撮綴辭以詔千禩

監役郭公

熙績

墓誌銘

嗚呼辛壬國家之禍尚忍言哉其憐毒之鋒至及宋
文正公者爛誣薄詆終掇道峯院享時郭公諱熙績
以老布韋痛憤憂慨常咄咄于中士友議陳疏伸誣
咸請公子鎮緯弁疏鎮緯爲親在堂以餉禍辭公正
色曰此時一線士氣至可貴不忍其自沮汝不肯者
雖老吾自得當彼之刀鋸鼎鑊何足動吾一髮鎮緯
遂爲諸生首上疏極言之果遠謫海島將行公又戒
之曰是行心甘樂之毋以離違父母懷憾憾也公志
操堅確不以利害禍福計較於心者如此公字季和

屏溪集 卷之五十四
初名弼績字季良生於 顯廟己酉 當宁乙巳八
月二十二日以繕工監監役卒敦寧都正 贈大司
憲諱昌徵第三舉監司號九畹春元之孫 贈判書
楚老之女 贈貞夫人咸平李氏其妣也公以父母
晚出爲最鍾愛自幼無驕惰容至衰不以褻服侍右
非父母命未嘗離親側丙戌都正公歿公裂指不得
血爲終身痛朝夕哭泣三年如一日雖有疾不小掇
至內艱年又衰居慼一如前未斂水飲不入口三月
啜糜粥致瘠若不保兄與姊爲之泣勸其離次調將
公曰近俗親喪托以疾各歸其家余嘗恥之終不許

郭氏本出西原有諱詳仕新羅官侍中始見族姓書
自此簪裾蟬聯多大官十四世以文譜進副護軍諱
說同知諱希泰俱 贈禮曹判書執義諱之欽 贈
吏曹參議皆登文科卽公高曾祖與祖也公娶慶州
李氏益齋之後父寘斌吏曹判書慶徽之孫外祖左
議政老峯閔公鼎重愛其端淑潔貞育于家十七歸
于公事尊章以禮承婦奴以和闡儀甚有法度夫黨
咸稱女中君子與公生同年辛卯歿葬在金川桃李
村負坎原及公喪以術者言別葬大興陶谷戊辰遷
合于坎麓之右男長卽鎮緯戶曹佐郎鎮綱鎮經鎮

純鎮緒女鄭錫台縣監金燁側室子鎮紹允濟順濟
弘濟金載宇李彥人妻二房出信濟理濟四房出佐
郎無子取順濟為嗣維新日新四女鄭出載夏金出
餘幼公性謹嚴雖至親尊行亦皆見憚仲氏於事無
小大輒詢公嘗曰吾雖私欲有為畏汝口直止之屢
矣當肅廟晚年斯文之是非大定時仲氏獻納一
疏見非士類蓋非其本意公自遠還慨然憂恨規之
者切仲氏益悔歎曰若使汝在傍吾豈有此疏及其
沒謂公曰吾念前疏之失死不瞑目公每涕淫而語
諸子益悲其志之終不能自白也余曾一見公於稠

廣坐而與佐郎君情契厚益知公志行為欽尚今鎮
經請余誌公墓曰此吾伯氏之意也余不得以拙陋
辭竟孤生死之托謹書之如右云辭曰
峻正之議激慨之志為子則恐其心或小貳於利害
為兄則痛其意不自暴於當世要皆出辨是非明義
理吁嗟乎世之骫骳今曷得以見只我琢辭而誌諸
壙聊以詔夫千百禩

校理申公靖夏墓誌銘

國朝數世族大家惟竹西申氏以名相賢卿偉將元
勳三百年燁燁震耀至諱靖夏字正甫又能以文章

名世吁其盛哉公以相門少子生長統綺幼而警敏
藻思早成纔弱冠所述作大爲諸先輩稱賞華聞日
騰二十五闡大科卽入翰苑時議政公無恙久在上
相父子聯武文陛共襲御香公之地望貴顯可謂
極矣然公志尚淡泊凡世之一切所好無所累於心
砌松庭鶴琴書散秩終日端居硯北清踈若巖穴處
士潔貞若玉盤冰雪所與交皆士友之文人韻生而
至於閭井間少有能文名者不憚愛好而與之遊其
無所挾亦如此戊子居議政公憂時大臣崔錫鼎請
釋途黯緣坐援議政公辛巳獻議爲言蓋議政公只

以黯之妾子追行處絞謂無前例云非以緣坐爲可
釋也公痛先誣不白與伯氏平雲公陳疏辨理上
慰諭備至服闋復入史局公會主尹公鳳朝新薦之
論及公在疚而一僚沮戲敗薦至是公引此乞免以
兼說書每侍講 离筵敷陳文義明白懇到進戒曰
讀書不熟則義理難明義理不明則無長進之望述
故事極論典學之要又疏言 書筵講易之躡等請
更熟復四子書待通貫融洽次講禮易後以大臣言
依公疏施焉冬陞典籍由騎曹郎移司書皆不就辛
卯夏拜正言上疏極言接伴差胡之臣受咨辱國之

罪仍盛論春秋大義以及 孝廟密勿之謨末又言
人情思奮其發必烈今日之事未必不爲興撥之一
大機會願 聖上無徒以此義責之臣工必自勵
聖心以成繼述之美以圖自強之策秋丁李恭人喪
憂吉拜弘文館副修撰公會參李廈成疏其疏稱辨
其祖詆誣宋先生極憐毒公以李相外裔隨參而疏
中誣賢語公實不得見也及瀛錄也公名以此落圈
士類之疵公者亦知公非本志初無淡意而衆皆言
公不可不選追錄於堂圈公以爲爲先辨誣不容不
參而士林咎責臣亦不敢辭知臣罪臣一任公議而

已陳疏自列前後館 除及兼帶學教授文學等職
並不膺 命翌年秋檢田湖西仍試士一時以湖左
榜最得人稱乙未在諫院疏論金有慶掌試湖左家
在道內而前期歷由爲不謹請罪之夏出爲北道評
事詰戎籌邊之暇大致意於學政以明忠孝之道丙
申春以獻納還朝家禮源流事方大闢 上力主父
師輕重之說處分顛倒士論靡定公慨然進疏屢百
言明辨剴切冀悟 主聽蓋言源流之爭難以彼此
章疏觀之明有主客之別俞相基之欲明其祖編摩
之實者胡大罪也尹鳳五之身爲泮任施罰醜正之

徒逮承 嚴旨書進所懷辨破是非在所不已而真
儒仇視怨毒如視私讎至請罪罰 殿下遽命一配
一停儒賢文字事體自別真儒之敢請致去欲沒事
實者已極縱恣 殿下已先真儒而手燬之不使外
廷知之獨私語於真儒此豈 大聖人光明底道理
耶真儒則嚴加譴罰以懲其罪亟收俞相基遠配尹
鳳五停舉之 命然後方可以公好惡明是非而不
至貽 聖德之累矣 上不納蓋權文純公會著源
流序後跋聲罪尹拯 上有自內火之之 教公疏
及之公素善病自春示憊以是年四月六日卒士友

之知與不知莫不驚愕嗟惜曰斯人至於斯耶初葬
廣州之困村議政公墓下丁巳遷于雙嶺牧使公墓
兆困村西距十里寶負乾之原也申氏貫平山始祖
壯節公崇謙爲麗祖死義至左議政文僖公槩佐我
世宗德望爲國朝名相曾孫文節公鐸官吏曹判書
與靜菴共稱己卯名賢孫砬嘗大蹂北邊威聲警野
人壬辰倭寇以摠兵立懂懶川是生領議政平城府
院君忠翼公諱景禎翊 仁廟策靖社元勳即公高
祖也子諱竣亦參勳籍官判書平興君子縣監 贈
領議政諱汝挺無嗣議政公寔諱琬襲封平川君以

平興第二子牧使 贈判書諱汝拭子出後於縣監
公承宗事又以公子其弟諱瑜以奉牧使公祀李恭
人卽所後妣其考諱泰郁議政公配貞敬夫人趙氏
監司遠期女 崇禎後辛酉二月二十三日生公三
歲趙夫人歿李恭人以牧使公命鞠養公母子慈孝
人不識非其生也公娶判書俞得一女與公同年生
歿後公十八年性貞固持門戶教子女舊日琴書整
頓無失四時節祀必親上墓皆婦人所難爲也二子
皓晌四女庶尹李時中佐郎金漢佐生員金默士人
李得培其婿也皓所後子大權一女適李顯吉晌一

女辛錫觀男商芝女申宗周庶尹出男復柱晉柱師
柱佐郎出男載順生員出男堯欽一女幼末婿出側
出子闇有子女公稟姿端重凝遠其見於氣象者和
泰蘊藉以其見處精通志又不落第二等惟求是處
做去是以發之事爲亦有剛毅果確者存尋常靜坐
目不離書遊戲則手在翰墨也出門則迹遍巖泉也
意中人至則竟夕疊疊談山水說文章外此無凡俗
語言到得口頭人或謂公踈朗則極矣於事功則踈
矣不知公胷中一副當彌綸者揣摩當世人情物態
利病得失瞭然於心目中以至斯文是非陰陽邪正

取舍方嚴言議直截此皆知見高明故也平生嗜好
最在文章經史百家靡不貫穿必以歐蘇爲繩尺上
溯昌黎爲究竟焉必入其中咀英嚼華透精剔髓淡
恥涉獵外影只止東人塵冗之陋爲文雅潔純正詩
亦清和適麗駸駸與古作者相頡頏顏農巖金公兄弟
每推許最重所可惜者以公才識文學早已榮名清
時家世鼎軸世推文衡特朝暮事耳何其長路未半
天奪之速然公志之所不存則不必爲公憾而及其
年漸老大益覺晦翁詩騷慢我之歎殆發豫章之惶
汗而終欲斂華就實歸宿於洛闕法門者屢發於知

舊書尺庶幾因文悟道而終未及盡其所自期焉尤
豈非大可惜也公有所著詩文十六卷行於世公自
號恕菴稱恕菴集云銘曰

理初生物衆美難備福祿名譽最大相忌是降衰漓
氣鮮豐鍾故釀賢豪多自阨窳公生鍾鼎早登螭陛
藝苑雋望又伏一世不以此多志在太上若假之年
其就何量有位有學所施必博雖欲力造奈天所嗇
公若速艱儻俾滿願若不志此亦或致遠嗟乎惜乎
曷憾非天昔我誄詩悼公之賢今我琢辭誌公之隧
人其勿毀於千百禩

縣監姜公鳳來墓誌銘癸酉

昔余自嶺郡歸有一張琴為一携從公評時初雪滿地微月在山余曰君其為我一鼓否公遂作數疊而曰我彈而君聽之山峨峨水洋洋豈曰無知者一笑而罷今遽聞公歿走位哭退而誌公壙嗚呼已矣公諱鳳來字聖瑞姜氏籍始興鼻祖餘清新羅人麗朝有諱邯贊諡仁憲位將相勳業照耀今古諱叔突以諫官言事忤燕山被謫中廟錄清白陛下大夫高祖諱火傍別提贈領議政曾祖諱碩期以議政公弟吏曹參議號東郭諱燦子為後於議政公早從沙

溪先生學德行經術為仁廟朝名臣卒官右議政諡文貞文貞生監役諱文璧監役生諱震望寔公之考文貞喪丙戌禍慘矣監役公及之而公之考生四歲竄身於外氏長焉倜儻峻才終錮廢以歿惜哉公妣咸安李氏其考蔓六代祖世應官觀察使以司諫啓竄柳子光五代祖霖明廟初言母后不可臨朝賜死曾祖贈持平叅與重峯先生同死錦山公少業文長於詩有詞華譽中丁酉司馬肅廟新復月塘爵諡人心譽喜考官有欲以公弁榜終不能則皆嗟惜也乙巳除寢郎翌年以事被拿實該同

宋公恥移罪自免遂坐罷時議多公焉壬子復拜
英陵敘陞繕工奉事尚瑞直長乙卯主軍資簿旋移
殿中明年春出監新寧縣公爲政緩而勤無錯無墜
慈而詳有惠有條吏民俊之二年而歸有去思意及
具石以朝禁止之己巳邁疾五載沈淹竟以癸酉
八月十四日歿距公生乙卯七十九年配安東權氏
其考博牧使覲之孫陽村近之後有婦德夫黨咸稱
之歿先公廿一年葬修德山東蘆谷先兆今公墓在
其前負酉而同塋即德山縣治之南去十里有一男
致興士人李純臣李龜縣令閔百範三女婿側室一

女洪昌源妻致興娶縣監金遇慶女生男命伯再娶
李師興女生一男一女幼時培韓始增朴普煥妻李
龜出昌烈黃永祚妻閔百範出命伯一男一女幼內
外孫曾若干人公豐貌美髯風儀警人在尚瑞院入
侍親政上顧問曰彼按實之臣誰筵臣對曰故
相臣姜某之曾孫上賞之後又於輪對特賜顏
世皆以華榮豔稱其自花山歸絕意宦遊不復渡漢
而西扁所居曰詠芝爲終老計籬東西雜植花草春
梅秋菊托意經濟社中有酒公輒往公有酒亦輒邀
社朋情話疊疊談笑傾坐有韻必先唱酣興或一彈

樂意陶陶終夕不倦視其迹在野之逸民也觀其意
厭世之膠擾也與彼之滄滄熱者豈啻黃鵠之於壤
蟲也嗚呼今日何以復得琴雖存絃已絕山自峨峨
水自洋洋誰為我鼓我從誰聽嗚呼悲夫遂以此系
之而辭焉

睡隱鄭公墓誌 續祖 甲戌

孔子曰我未見惡不仁者惡不仁比好仁之無以尚
之者雖不能無間亦真知不仁之可惡必能絕去不
仁此孔子之謂未之見也後孔子數千餘年東國有
鄭公諱纘祖其可謂惡不仁者歟公弱冠學於尼尹

托以師生義分甚重雖其極狼狽以服習之久猶滋
惑於允門及熟講允翁文字實知為正大君子則益
見其背悖者為無狀小人也公曰師者道之所往非
其道不可苟循名稱吾當竭吾誠不聽吾自處耳坐
視其陷於不義獨自潔己吾所不忍遂再往見之備
盡無隱之義反覆曉諭冀其悔悟其意終落落公曰
從此蹤迹永絕門下不幸矣門下自護仍不復相從
遊也嗚呼公真惡不仁者也鄭之世惡不仁者非公
一人而已公先祖圃隱先生以道學節義死於麗氏
即所謂好仁者也固無以尚之而其孫係惡韓明澮

之萬古小人謫死於六忠臣之禍曾祖諱儁以瓦署官惡三田閣燔瓦不仕或惡人焉或惡事焉而其惡不仁一也公之惡不仁信有淵源矣先生之後不須譜而係五代孫諱膺善別提寔公高祖也曾祖卒官典籤祖諱雲翰郡守考諱龜徵郎塔妣靈山辛氏其父應宗公生長於黃驪之外氏未成童哭怙畏齋李相公見公稱守制如禮以外翁命奉其祀後公謂此朱子之所不可求辛氏族子立其後盡歸土地臧獲并屬其祀公自少小志大慕古從從氏窮村公纘輝僑居公州之儒城公爲之制產均田通力合作分人

授職謹財節用俾底于成以龍仁慕賢村先生衣履之藏就墓下立齋扁曰永慕置左右塾聚宗族子弟居業每時孟朔設講勸課祭墓訖聚會于齋宗子主座讀宗規諸宗環聽其尊祖敬宗之意油然而蘇氏亭記之語矣先生祠院湫隘難久擇地移建規畫皆出於公講堂津廈屋制名曰崇德室處山長左右夾推經行望士爲齋任而處之名兩齋曰博約進修招延當世志學之士以爲羣居講學小大措置與永慕齋相表裏蓋非學業不入於齋匪有德不陞於堂名義位置井井不紊又倣義田社倉例蓄財糶糴爲備

吉凶看詳凡百規目既定而不幸邪說乖弄雖不得卒然觀於此數者公之志所存庶可見矣公字孝伯自號睡隱歿於丁酉八月三十日壽五十九初葬先生墓左崗壬戌改厝于廣州月隱山負乾原距先墓越數麓而近前配昌寧成氏夏聖女慈孝淑慎略涉經史夫黨稱女中君子先歿三十年葬定山之某向原繼配青松沈氏若潏女男鍬鏞鏐鐔女李遠祚妻成氏出鍬無嗣取鏞第二子慎濟子之鏞三男二女男惠濟天鏐一男一女鐔參奉二女側出男鑽有一男四女公始生無災於母臍不懸胞人皆稱其嘉

徵長老皆曰吾門生異人矣公稟姿清介孝其性也事兄與姊如父母其教於子則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汝曹謙以自牧敬以自律其處於家則嫡妾之分截然有序嫁娶必用古親迎禮婦女必行華髻公少讀大學一日掩卷歎曰聖賢事業盡在於此遂絕意舉子業專以此學爲己任博通經史而庸學等書至歿之年日誦一遍每與窮村及芝村諸公作講會於齋舍或屢日論學如鎮江學術之異而輒稱公所學精到難及公病世之學者處下而窺高捨近而趨遠以爲由灑掃可以達天德一理事可以做大業最惡

鄉愿之亂德曰此等心術害甚異端見不善若浼已見善必禮貌而於學行士加敬焉公常終日端居仰思俯讀胷裏經綸萬殊粲然自有人不知者百原山中經世大法非公之素所慕耶民吾物與一仁字意非公之所自擬耶若使公遇知於當世以時措之何止合族同居之樂造士興學之制著之一端而已況今斯文天喪世道日乖其辨別義利好惡人仁不仁而一士趨定名義之道者豈不聳動耳目也耶窮村所謂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窮之辯不可移之志者不復可得而見矣誠可惜也悲夫悲夫昔余爲公

邀一登諸長老講席之末服公之才志深矣今小胤鐔持申君大來因長胤鐔所錄而爲狀者托余誌之長胤與申君亦余之心與者已皆泉下人矣愴念存沒義不可以拙陋辭謹撮其大略識之如此人有問余者曰師生之義誠大矣士類以尼尹之背師斥之鄭公又絕其師何以異余曰彼四十年服事之師無可絕之義而出於利害之私終背之鄭公深知其利害而背師者爲名義之罪人也道存之地旣非其道則引義告絕義所當然以此與彼豈不啻判霄壤哉且聞公搢紳知舊或有勸公仕者力止之力止而不

止者必斥責而欲相絕也至如芝村公之平生親友而終不能得公之領頭士之不仕無義而公終若是者公之志蓋以師生包在朋友之倫也吾所處者雖出於義不得已所值人倫之不幸吾豈飄纓結綬處之如尋常人也云處義之中此又高一等處也公如有知聞此想亦莞爾謂余之知公意也耶聊并書此附之誌末以俟後之論公處義者云時 崇禎甲申後再甲戌十月日也

倉守權公

定性

墓誌

乙亥

我寒水老先生以道學德業為士林宗師有子諱煜

賢孝雅飭官府使府使公第二子狀貌魁碩望之巖然類老先生氣像云十三從先生往拜九菴先生九菴賞之曰大家典刑公自幼服習庭訓及娶同春宋先生之孫牧使炳翼之女亦能觀感於先正遺規動止云為自有儒家法度既左右於老先生筆硯之役又與門下諸賢周旋講學識解博汎操履敦確學問之要義理之源無所不明非世儒所及公侍親側循循自飭執事謹與兄弟式好視子姪無間庶叔天有三女收育之嫁不失時庶曾祖母無依作舍取近終養焉丙申筮仕 除敦寧參奉內侍教官丁酉丁外

艱去辛丑以凶黨用事棄不仕乙巳變化復由光
陵參奉旋拜內侍教官丙午以監造勞陞六品秩司
僕濟用掌樂主簿掌隸院司評司議濟用水運判官
廣興倉守宣惠郎廳此其前後踐歷而外則南平比
安縣監高城郡守江華經歷初在光陵陵有香炭
餘錢例為私用公為無義而辭焉及為邑御民必誠
信莅事必寬簡節財用以紓民力興學校以獎儒化
聽訟反復曉諭使枉直無怨斷獄則深察故胥必生
意以附比安時上引見以無忝乃祖特勉之公益
殫心為政適歲荒遵南康條規大賑民民賴以無填

壑他境流丐謂吾王赤子一視以活之事竣不以
穀物自備者報上營嫌其自要也公諱定性字敬仲
權氏籍安東始祖諱太師幸於公二十八代老先生
之世不須譜也妣淑人慶州金氏名臣副提學慶餘
之孫縣監震粹之女公生於肅廟丁巳以辛未六
月二十五日卒于黃江舊第壽七十五中月葬忠州
孔邇谷丙坐原淑人恩津宋氏壙右也淑人溫惠淑
慎甚有婦道別有誌陶菴李公緯所撰也男震應廢
舉業不從仕專意家學有士友望女適士人李東馥
大提學吳瑗正郎閔百亨判官金聖休副率金亮行

震應男中一中立中誠女爲李惟季李述源妻三女
幼信熙俊熙運熙金德行妻李婿出南公弼妻吳婿
出李璫妻閔婿出末婿一男二女幼念昔甲申秋余
手贊拜老先生於寒水齋公時隅坐一見心知其偉
男子也公已蔚然老大而弟蓄余常鄭重覲公志存
斯世不置以巖穴自高每以經世之謨不余鄙夷相
吐討矣歲庚申余與南塘韓德昭鳳溪蔡君範携公
於海山之亭跌宕乎九龍淵上歸卧禪房公夜起獻
唏曰吾輩當日素心如何君輩猶能林下自在而吾
獨棲遑郡綬豈吾志耶嗚呼以公宏材闊度爲先輩

公輔之賞者數局而不得成名進無以爲當世用迹
困於爲貧之仕退不能專精舊學以酬其志之萬一
此豈止公自悼歎誠儕友之知公者所共慨惜也今
胤子謁余誌公墓顧今二友云亾余獨後死於公墓
誌之文不敢以拙蕪辭謹投涕而書之如此時 崇
禎甲申百十二年乙亥仲春日也

蔡斯文膺祥墓誌銘

世稱我老先生門下多經學士平康蔡致叔其一也
致叔諱膺祥先生名其讀書之室曰止水齋又書小
說勉之仍以止水自號先生嘗作心性情等圖以示

學者公敬愛而玩繹焉以爲心氣也聖凡之心各異性理也人人之性皆善情心之發也性固流行於此而因心之有清濁情亦有善惡又以爲理之賦與於形氣者卽謂之性指性言則雖理也是就形氣上言故人物之性實有偏全之不同蓋無失於先生之意也退而與同門諸友周旋講學其說多端而公必主從師門說者曰不信己見信師言師門之見不失朱子宗旨何事於求異也不是公無所見而只守師說實有見於此於師說信之益篤其言如此公少時侍食於僉樞公匙箸聲亂僉樞公舉退翁匙箸無聲語

戒責之公自是感悟遂專意於小學飭行之方先生又嘗書朱子直字說與之此先生所受於尤菴先生者其書與之鄭重公也公每謂小學修身之大法直字立心之要道吾能體父師之遺教終身服行其庶幾爲寡過人矣公天資雅潔於物無所好惟靜坐看書而晚嗜朱子書作爲家計環堵蕭然或至屢空而不以爲意與人不問貴賤皆推誠輸款其遇談文論學之士雖窮日夜不倦或聞善言則不獨服之不悛必與而播之論事尚氣節重名義無意激訐以多於人不爲苟同以媚於世勢利芬華處之若澆居要津

則雖舊交不與往復心未嘗有所致有所譽於榮達一切泊如也尋常恥於求知近遠章甫以公學行聞于道伯公歎曰吾常三復於人不知不愠之訓今為諸君所乖弄益閉門息交不與鄉人從遊麗朝平章事諱松年寔蔡氏鼻祖後累世為平章八我朝有直提學仲卿應教蘭宗於公六代祖也曾祖諱榮後縣監祖諱時鏡進士考諱鳳章官僉知以公伯氏膺福侍從恩資也妣田氏籍潭陽直提學祿生之後起尹之女公生於肅廟己巳壽六十五癸酉七月九日歿配李氏恭靖大王九代孫其考蓁葉孺人

甚有婦德順正事夫子義方教子女治家有法度公不事家幹專意此學孺人相之也後公二年生先十九年歿墓在天安郡西檢閱里負亥之原至公葬同兆而異塋實公所居寒泉洞西數里而近男長經夏次緯夏承文院權知正字綱夏先公天紀夏未娶而天女適士人金碩瓚側室一男二女幼經夏二男一女長弘門緯夏二女綱夏一男金婿一男皆幼嗚呼昔余新築屏溪之上公亟來訪余余從士友後聞公之熟相與講說知見高明多警人處真名下無虛士也余重公行誼之美學識之博而每恨世不相知空

原溪集卷之五十四
老巖竇今終年不滿中壽而將永泯沒於草莽亦足
悲夫緯夏持衰來爲示其兄所爲狀者請余誌公墓
顧余相期之淡悼惜之至豈以拙蕪終辭也銘曰
公嘗以書質之先生下學上達次第工程先生曰可
門路寔正公服孝悌後講性命先傳無倦秩然有序
及乎精義師說是据我初犁然自信益確豈如世儒
徒騰口熟檢閱之原賢士攸藏我銘誌之後人勿傷

學生金君

斗燦

墓誌銘

丙子

白江西去有秀川村故咸昌金君斗燦字正汝居之
鄉社稱隱德士金氏之先實新羅時六伽椰之一也

有諱麟琬事麗朝官侍中始著譜書其後有曰澤有
曰永福以賢孝聞高祖諱翊震縣監曾祖諱守堅寢
郎自號西溪處士祖諱澂伯氏有廢疾縣監公立公
爲適後伯氏有子公以宗重歸之儻亦聞叔齊之風
歟考諱柱泰妣咸陽呂氏必和之女君生於崇禎
後辛未歿於丙子二月七日十歲從王父自金馬郡
移江右遂爲扶餘人配李氏籍咸平學生瑀之女稱
女中士別有狀四男奎瑞奎彥奎應奎五奎應繼仲
氏後二女適申大濟李台和奎瑞男輔鉉一女幼奎
彥男光鉉昌鉉奎應男象鉉二女幼申婿男澗李婿

一男幼此君生卒與世系子孫也余不及見君何以知君今奎五錄君遺事奎五之友洪君章海克念爲君狀二君從余游久皆早志學謹言行宜無阿私之言且余聞君少與南塘韓公德昭善南塘近世名儒亦可以知君也按二錄曰君性孝友姿聰穎飭身謹遜執事幹敏十五六連喪大父母旋又丁外艱王父病腫久君秤水調嘗惟勤湯丸日二三劑必手自爲者三四歲如一日瘡生蛆滿褥亦手掃淚輒交頤親歿癘疫人不通問送終之具皆自執無遺憾時又纔經大疾而勺水不入口屢日君可謂當大事而亦戚

易備盡者也喪威震剝舊業蕩殘君藐然承家施措有方儼若老成臧獲殫忠家道復完人之始憂君者莫不嗟歎事呂孺人四十年一心愉婉終身無小違甘旨雖貧無關孺人寢食微愆君憂焦亦不能寢食也及喪年已過不毀居慼如前喪三日必一至墓哀號展省非大風雨大疾病未嘗廢奉先必盡誠敬祭之夜不就寢皇皇如有求也益具需必蠲潔或不虔痛自郵責家人長幼亦不敢不敬愛友弟妹和氣嘗融洽析著自取老瘠伸天妹殤悲哀踰節教子必以義方常曰人之知思未有所主先汨利慾所以不成

令器以鄉人鄙瑣事不使與聞輒勉以大人志事見
奎五業爲己學喜曰此其成就吾死何恨君王父公
所歸宗者嗣子無良宗產破落廟不祀君傾家贍之
至自窘不恤也宗孫竟流移不自存奉祠版權祭之
或謂宗今無所恃宜還主宗事君愀然曰其人尚在
而遽主之此非王父意吾不忍也君做事精密甚有
條理及至盤錯人所逡巡君則眼明手恢盡其情實
每到稠會事當否輒就君決鄉鄰有爭者必來求質
輸者亦退無後言皆曰安得好官員如某也見依違
首鼠者必痛惡之曰此等情狀可惡甚似爲惡是以

事苟義也直前勇往如水臨萬仞無屈曲回互雖鄉
人之嫉者多不避也居家淨掃堂室不留一塵早起
夜寢衣冠必整容貌粹潔語音清亮美鬚髯閒威儀
見者一皆敬憚治家整肅門內常斬斬如也子弟亦
不敢仰面瑣語終日勤謹事小大必檢理無遺廢家
甚貧雪日寒埃饘粥不設不以飢寒爲念親戚賓客
不問親疎貴賤必盡誠輸款雖或不悅終必感服儕
友之有文行者尤致愛敬中心好之余今撮二錄而
言之皆君實蹟也君之志行規模不待見而知之嗚
呼是可以銘銘曰

屏溪集 卷之五十四
孝親友弟君能竭力心之好賢君若自出子夏不云
吾必謂學內而存心忠懇雅詳外而制行廉直剛方
又觀乎事精敏公平若時措之何適不當終死草莽
不爲世需何止君惜爲操衡羞縣西羅福枕坎之原
我銘納竈後人勿穿

遠觀金公

克光

墓誌

丁丑

余嘗讀三洲金先生遺文詩序書牘之間金公諱克
光字顯甫屢見而不一見先生自少攻文時期與公
者淡至其論爲學之方相與勉勵意甚鄭重又其弟
三淵公則自託於觀善之列稱公處靜頤老進德益

崇其所慕歆尤別矣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於
二公亦可以知公矣蓋公弱冠與林滄溪泳北學漢
師時從洲翁同研於白雲山中文谷瑞石兩公賞公
詩文曰不意大嶺以南有此郢中之音也自此公聲
名滿京師有所作知不知莫不傳誦然而終屈南省
豈非公數奇耶長城南去不莽蒼有黃龍湖卽公五
世遺址晚築湖上堂小前鑿池植芙蓉扁曰遠觀蓋
取濂翁可遠觀之意也靜坐其中作百原故事熟讀
聖賢書尤用力於大學義理究竟又專在朱子書工
夫篤實見解日到遠近士子請業者多其教必先爲

己芝村李公謫靈巖見邑子之學於公者有志實踐抵公書盛稱公學半之效摺紳之南北行者皆踵門致禮而承旨金公鎮玉判書趙公正萬平雲君申公聖夏牧使李公聖佐前後宰南邑最相與凡政有所疑輒就而議之可知公平日講學非經生曲士讀其書而已實有通世務而然也南士無不尊信雖至異趣之類不敢名公皆以公堂號稱焉金氏新羅之後羅末王子興光遜于光州子孫因以爲籍麗朝十代爲平章事 本朝有崇祖至登文科重試官司諫子紀官典翰 中廟惜其有才早歿 命官庀葬事卽

公五代祖也高祖諱景愚佐郎 贈司僕寺正曾祖諱大振 贈左承旨皆以孫監司汝鈺之貴也祖諱友憲考諱汝錫有文行隱德不仕娶南陽洪氏縣監時泰女以癸巳六月二十九日生公幼穎悟有才氣及長豐貌偉幹器宇凝重性孝友大人公年高善病公晝夜扶將每夜淡命退退坐戶外候審氣息安寢而後退休及喪哀毀甚幾滅性祭祀極誠敬常曰貧家祭祀雖難豐盛誠敬吾所自盡又以時祭尤重博考禮經定爲器品度數爲常行之規祭時雖隆寒必沐浴以致齋將事必服淡衣嘗將赴會試有弟病停

原溪集卷之五十四
行人或勸之公曰科名分外也何可拘此廢骨肉之情終不赴寡姊死於時疫自病至斂始終親執之甥有早孤無依者挈處鄰屋教護若己子數事皆人所難焉性又亢直不肯與人俯仰雖親知見有不美者必正言斥之不少假鄉人之不善者不敢造門教子弟以義方必使謹嚴待宗族主汎愛極其敦睦斬斬之中亦有融和之意甲辰六月卒于書室享年七十二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國姓其父世徵先公二十年歿公葬在本府侍郎洞亥坐之原孺人耐焉男會通有文學志遠大不幸早亾會豐會中俱有名行

女爲宋樞柳文煜吳洙源妻側室有一男一女孫天德亦有文行無年女適曹潤臨李重烈長房出天福仲房所後二女適李聖輝金熠季房出宋碩佐李宗元妻安克詰妻柳德壽吳正相鄭碩厚妻安潤澤妻外孫男女天德生必泰必恆天福二男並幼嗚呼公操觚詞場已爲先輩獎與雖志負題柱不肯作賦鳥之感終發豫章之惶汗知有樂地而左右圖書浸灌其中歸身於洛閩法門此其爲南士之師範也或和風霜月暇日游泳則吟弄天機自有其樂亦足以見公之氣象也歟必泰從余遊久以其先君所爲狀請

余誌公墓謹撰次如右 崇禎甲申後再丁丑季冬
日坡平尹鳳九誌

三患齋蔡公之墓誌

粵自沙溪先生暨兩宋先生俱在湖西而我老先生
又講道於黃江之上則湖土之蔚然作興無異鄒魯
之盛昔余偶侍三席先生曰清州有蔡君範才氣超
絕早事聖人學可友也後又見先生答芝村李公書
曰蔡某高才妙年學識已就是知蔚然之中公即其
最而先生期與之重亦可見也公仁川人諱之洪君
範其字學者稱三患齋先生公未弱冠贅拜于老先

生師事之服勤數十年其在門下專且久讀書講學
之外效法於動止云為之間者實如公明宣居曾子
之門也間取經傳及洛閩諸書古今禮說輪流質難
或以書仰稟疑義時與同門諸賢講論義理先生輒
許公相合而嘗曰君見解已自精透非師我者也公
文詞早成人期朝夕決科公則不屑也每患時文之
不能不妨工欲廢舉業專事為己學書稟師門先生
引其所自稟定於允門者答之蓋喜其志學益篤也
公俊絕意榮塗以躬踐實事慥慥焉新構一室講學
其中先生取禮記患不學患不聞患不行之意名其

齋曰三患手書小說以勗之學者之稱公以此也先生時以書招邀公同校尤翁遺文及尤翁所編程書分類庚子 肅廟違豫先生進住樓江公從之峽灘遇風舟幾覆舟中人皆失色公獨端坐不變先生稱有定操翌年先生棄後學公即奔赴依師門故事白巾環經食素居外朔望必爲位哭期而止其虞也以先生弟尚書公意要公行亞獻禮又以先生行狀托之其期待公者重狀則公終不自當人謂公自謙之大過云在丙申御史以學明行修薦公于 朝肅廟幸溫泉 命道臣薦學行士道臣就先生問門下之

可薦者先生以公及數人應之戊戌 除王子師傅而不就辛丑 今上八承封世弟持 除公侍講院諮議蓋極選也公辭不赴冬兇徒締結宦婢謀危東宮東宮至欲出閣公爲進一疏曰 孝宗大王血屬 先大王骨肉惟 殿下與東宮在耳今茲 儲副之建實遵 先王之遺意 慈聖之諺教則爲臣子者孰不愛戴願爲之一死也噫彼兇宦逆婢之徒乘時闖發幾危 宗社思之至此不覺心寒骨驚未知今者凶孽醞釀之患其已盡除乎締結交通之狀其已盡露乎 東宮危懼之心其已盡紓乎 慈聖

憂慮之念其已盡解乎數者一有未盡則 先王在
天之靈必有所降監而矜悶者矣以 殿下孝友之
心其可不惕然而加省乎哉惟願 殿下淡軫 宗
社之計益恢日月之明必使 宮禁肅清邦本永固
焉或謂公身在山野不可預論時政亦不必自蹈禍
機公以為吾身縻宮僚此本非出位之言言不可已
則禍機又何足恤乎即有鏡黨弘錫之 啓劾遞公
自是永絕世囂惟以訓進後學為意今 上元年朝
廷更化除翊衛司副率辭遞冬左相閔公鎮遠請擇
經學士為 經筵官以資啓沃公亦在是選丙午春

特降別諭召之公即陳疏而辭蓋癸卯凶逆致雲誣
毀老先生上及尤菴先生而罔有紀極以老先生斥
絕尹拯反謂之害賢其言絕悖無倫公至是因辭疏
痛辨兩先生構捏僭酷狀又歷論拯背悖二師見棄
名義之罪末言致雲毒正之罪不可不治後又連降
別諭召之皆不赴丁未春用 筵臣言陞拜冰庫別
提五月 除扶餘縣監公以為前後職名 恩召有
異常調不敢承膺因此縣 除上可以粗伸分義下
可以一時優養遂赴 闕肅命上始以 經筵官召
對公辭不敢當改 命以見職八侍蓋欲必見之也

上曰經筵官不可外補而山林之人或赴外邑有是命今見肅單知己上來急於相見使即引對矣 聖教縷縷勉留勤懇公更申前疏以爲臣師先正臣權尚夏受誣罔極今幸復官 贈諡 恩禮無憾而讒誣之人尚未罪斥此士林所共憤惋臣之情迹何敢與同平人揚揚侍講之列哉仍進精一執中格致誠正之道曰所謂精即大學之格致一即大學之誠正前後一規也皆不出知行二字若知不能窮到極處行何能真實做得既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不能實用其力則終爲自欺此意之所以不誠也好好色

惡惡臭人情之同出於誠心而無一毫矯僞故好善惡惡必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心好惡可以無自欺而意必誠也竊願 聖上好善無或有文具外貌之飾惡惡無或有容貸假借之意雖一念之萌必察善惡之分使私慾淨盡天理流行則以而正心以而執中其於爲治也何有 上謂所言略而盡矣又曰咫尺 筵席尚不能挽回遐心一時齟齬之 別論不能招致固無足怪也公曰臣不學謏聞無以仰裨 聖學臣言實出肝膈而一向敦勉更無可達矣 上曰子夏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爾雖曰不學所

言皆得力於學問者遊於先正之門豈無所得者乎
又數日召對 上又命公入侍 上曰召對例講史
記而今日特講心經意有在講官讀畢特 命公先
陳文義公剖析淺深明白指陳且因文義告曰克己
之功易失於燕閒幽獨之中於此不慎則害於事者
有不可言己者私慾也所謂私者不但爛用私意也
凡於理所當爲者反慮人之謂以私意而越越不爲
則是亦私也或至公至當之事而審慎大過則私意
起而反感矣工夫到此至微密必省察於將發未發
之際克去己私之念則庶有天下歸仁之效矣又論

巧令鮮仁之言誠爲切實而古人又言犯顏諫爭之
中得貞亮死節之臣 殿下亦宜色之悅目認其爲
佞臣而勿爲親近言之途耳諒其貞亮而勿爲厭薄
察其善惡而用舍焉聲色臭味之慾凡所以攻吾心
者何限苟使此心作爲主宰則四肢百骸自然聽命
而發之云爲者自無過差况人主一心萬化之源若
操存之工不能十分盡到則種種害敗皆由此出尤
宜惕念也 上曰早遊先正之門多有師受者故首
尾討論勉戒皆甚切實平日欲見之心始副可不着
心服膺此外更有可言否公因陳堯舜孔顏下至程

宋而末及我朝諸賢以爲聖賢之作無古今之殊蓋以天生是人一理均賦仁義禮智之性初不古豐而今齋 殿下誠能從事於作聖之工言行一循堯舜則亦堯舜而已堯舜至治何患不做但以大舜之德必舉十六相罪四凶然後天下咸服蓋人君爲治之道莫先於勸懲而勸懲之道不明雖弑父與君之賊尚恬然而不知懼以致世道日乖彝倫日斁亂逆之徒將接迹而起矣如是而其可望至治之可做乎時有討逆之義而 上嫌而不納公所陳如此 上又命八侍 春宮公翌日進對 書筵 東宮方講

孝經以事天孝親之道反覆曉告之玉堂上劄請令公姑勿辭 朝頻參 講筵 上教曰正合予意而未能強留者情理固然也翌日公辭 陛 上命引對諭邑弊有可言者疏陳之特 賜藥物優禮備至公爲政清謹嚴密以勵俗興化爲心纔踰月時事大變進用一番人士類以討逆并罪黜公曰吾亦嘗言此義矣不可獨居官守即棄歸過錦營方伯覘知公行李蕭然出見公曰儒者事太踈闊爲助行橐至清州兵使亦發夫馬資還山居戊申亂賊麟佐天英等屠清州殺兵使及貳將公不勝憂憤與諸士友檄諭

城中被脅者使之歸化又聞安竹賊勢鴟張思勦擊之道方募義兵聞賊敗而止夏丁外艱秋除青山縣監朝廷不知而有是命也後臺疏請鞫夏宅亦論公不即上聞蓋亂初嶺賊將西犯公作奔問行到鎮川邑吏之爲夏宅臧畜者誇言夏宅脫衣贈賊之事於公同座者公從傍聞之以親疾急報蒼黃徑還即罹巨哀賊亦旋平公謂非急變置之及臺章之發直據伊日所聞疏陳之末引不即上聞之咎時夏宅以明彥子屢出賊招上意必欲付之生覽公疏曰此亦黨論古者巢父許由亦爲黨論乎公歎曰巢由

潔身高世之類 聖教之擬倫誠過而區區願學之志亦不在是遂續題程明道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之詩以自觀辛亥夏上別諭召之以資講討公上疏辭時入華陽會諸生講學或講春秋先是老先生以尤翁遺意建皇祠在院宇後尊周之義實寓於此其講春秋者以是也庚申除刑曹佐郎尋拜公洪道都事朝議蓋欲先通外臺也上曰謂某已通南臺尚未耶上意亦爲其臺通之晚也公世居清州之鐵川間移松潭或九雲皆州境也晚復改築於常山縣南鳳溪溪上爲終老計以有巖

壁林泉之趣也時與學子日講學不已和風景日游
泳雲磯行吟坐酌自有傍人不知之樂矣辛酉秋末
忽感疾以十月六日考終于精舍衣衾棺槨皆用土
友之賻門人加麻七十餘人三月而葬于鐵川故宅
後負已之原所嘗往來及聞風向慕者莫不操文赴
哭華陽洞民百餘人亦具奠物來哭殯庭曰活我者
公洞民皆院屬也公會以丈巖諸長老意管 萬東
祠任節縮財穀當辛壬大殺經紀依恤一洞能免填
壑故也亦可見公存心愛物之意也蔡氏以高麗贈
同知事先茂爲上祖孫寶文禮部尚書提學以文章

鳴世自此簪裾相連幾代至諱洛承旨生諱無易侍
直卽公高祖也曾祖諱宗吉有學行志節棄世不求
仁廟初選遺逸三除而爲縣監祖諱應夏早卒考諱
領用 優老典爵僉知妣文化柳氏承胄之女忠景
公亮之後聰慧有婦道從 贈淑夫人公生於 崇
禎甲申後癸亥正月十四日幼穎悟絕倫學語俊知
書三歲母夫人口授滕王閣序一傳輒成誦一日母
夫人背公看家園櫻花粉蝶爭集公指示曰此所謂
紛紛雪者耶聞者奇之六歲入學僅周歲盡通史出
語多驚人聾溪李尚書秀彥聞公名爲來賞之命製

屏溪集卷之五十四
白硯滴公應聲曰爾本河濱物元無苦窳處不怠蒼
梧喪猶服縞素衣李公驚歎曰昌大蔡氏之門者必
此兒也其詠月曰日出東山上形如太極初又筮晷
三百註盡解無差皆十歲以前事十六中鄉解自童
子時聲名已藹蔚事親奉先誠孝篤至丁亥柳夫人
疾沈淹公咋指血書數行每中夜就園樹下跪讀而
禱于天夫人疾瘳終吉而人不得知也翌年丁母憂
居憾盡禮日往拜墓三年如一日以至眼枯鬢白老
先生屢移書誠勿過致公常曰祭之豐薄固量力得
中但必以誠不誠雖豐何益臨祭必掃除庭宇沐浴

剪櫛專精齋心以致如在之敬與宗族作花樹會以
盡湛樂之意居家子弟妾御并篤恩義接人親踈貴
賤一以誠悃家甚貧疏糲人所不堪而處之無少難
平日不以產業經心公自少小學於老先生自九菴
先生溯而上之究竟於朱子法門故門路既正其爲
學以讀書明理爲先躬行實踐爲主嘗謂敬者所以
成始成終非敬無以致知力行而持敬之道又莫先
於謹獨既作箴以自警又謂直字之訓實自古聖賢
以至前後師門相傳旨訣吾輩當謹守而勿失也是
以雖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必欲攝心敬畏隨處省察

屏溪集卷之五十四
以致直方之工及其真積力久養得深厚則言未嘗
矯激過高行未嘗斬絕苟艱而動靜無不中窾至於
義理是非之際擇之甚精守之甚固才既穎詣而晚
又靜居覃思見聞益博上自理氣微著之妙性命本
原之邃人物貴賤之別下至冠昏喪祭之儀鄉塾揖
讓之禮歷代興亾之迹以及星象地理筮數卜筮之
法莫不徬通該括焉嘗與同門諸友往復辨難而其
論人物五常之性則曰天以健順五常之理同賦於
人物者爲命人物各以偏全之氣受而有之者爲性
所賦之理雖同所受之氣不同故理亦有偏全之異

夫仁義禮智卽氣而名之者也物之氣旣得其一偏
則所存之性亦何能通貫乎全體其論未發氣質則
曰有生之初便有氣質而氣質有清濁粹駁之殊以
理寓於此而合言之其性安得不千萬不齊但事物
未感氣不用事則當此之時可言善而不可言惡然
未發之前旣有粹駁之不齊故及其發也有淑慝之
異云晚年專以綴緝古書爲事所纂成有洗心要訣
性理管窺讀學填補等書要訣則以明六十四卦順
逆正變之妙管窺則專論太極陰陽本然氣質性命
頭顱而采摭四子六經宋儒諸說分門類彙以優考

屏溪集 卷之五十四
閱間多以己意參論之填補則又依朱子說以大學
立爲間架而取他書填補之又以己見逐條辨明積
十餘年研究裒錄食息不暇冬日苦寒必呵凍抄寫
暑月流金亦終日佔畢殆如橫渠仰思俯書門人或
憂之曰老人何以若是刻苦公曰餘年無多若不及
今訖工更待何日常取易系詩書四子中大義理大
篇章及太極圖說西銘等文每晨夜合誦一遍至老
不輟或得義理合商量處手自籤記以待學者必講
究乃已用功勤厲不以衰晚而少弛也訓誨後生隨
其才否諄諄開導或終日講說而未嘗倦或反覆告

教而無所隱士皆樂赴戶屢常滿公爲文章據實明
理平易精約見之知其爲儒者之文晚喜詩律風花
雪月自得之樂一寓之吟詠亦皆溫厚冲淡自中格
律平日所與學者問答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尚
州朴氏通德郎履慶之女己卯名賢世薰幾世孫性
仁孝治家有法度家甚貧屢空而奉養尊舅朝夕之
供時月之制皆手自辦無關先公十七年而歿窆于
州東坐龜山下枕戌之原生三男三女長復休進士
時爲定山縣監次益休有文行早歿次百休進士三
女爲參奉鄭櫓士人李奭祚曹允升妻側室一女幼

曰文燮奎燮進士衡燮龜燮龍燮二女為宋尚輝尹
守任妻長房出曰商燮周燮女為姜柱漢妻仲房出
鄭婿三男三女長章煥李婿一男一女皆幼嗚呼余
自聞函文言已知公之為余三益後始見公於文席
下接其容秀明雅潔聽其言和平樂易其心之恬純
愷悌其行之端方遜謹亦可知也自此屢覲而相期
者愈淡則不止心醉而已及庚申春公自島棲訪余
於屏溪約會于江門謚筵又與南塘韓公同携至五
臺歷雪岳入金剛詩酒跌宕談笑傾倒理氣心性之
說亦靡不究竟此吾輩最得意處每懷往來中不能

忘今復休兄弟謁余誌公墓雖老病枯落無力揄揚
然公之後事余豈無一言之役也遂撮其狀以識之
如此云時 崇禎甲申後再乙亥季冬坡平尹鳳九
書

軍資正李公 奎鎮墓誌 辛巳

近世舊族惟澤風堂李公制家自有一副法度先學
術而後文詞務禮節而去俗習後承今四五世守而
勿失如左議政畏齋公端夏領議政睡谷公畚判敦
寧牧谷公箕鎮俱以學術文章為士類儀表公諱奎
鎮字幼文號樂村亦澤堂公肖孫畏齋其從祖而睡

谷與牧谷即公仲父與伯氏也公清粹溫厚天資近道又能一遵家學淵源澤堂型範畏睡專務內修不要人知自言動視聽以至幽獨暗昧無一息放過常閒習禮學有事必更講修儀節不爲苟且從俗秉心公直規模雅靜無疾言遽色凡遇憂戚患難不作煩惱安詳以應接之未或有差失性至孝先公晚歲寢疾公躬執刀圭晝宵不解憂恆願身代及喪哭泣哀動傍人三年寢處不撒苦藁自饋粥而疏食而菜果一如禮寧過而無不及妣元氏早世公年幼不克盡制爲終身慟每喪餘追慕號哀如袒括時及喪年周

甲自諱日往往墓齋別受巾帶日必上墓哭哭必盡哀止三月而歸事繼妣崔令人五十年誠愛備至今人嘗患喉疾不肯鍼治勺水不能下公側侍達曙察證劇歇令人給曰我方就寢爾暫退私命女侍出燈良久令人見公屏坐憂泣惕然而感遂受鍼旋效令人常曰吾生死不足輕重病則爲此子悶也令人夙抱奇疾多在枕席公先意順志視聽在於無形聲左右服勤雖婢御所役親自爲之令人戒勿如是後亦無改實出於至誠而無一毫勉強意也至令人之喪年迫七袞執喪之嚴一如前喪雖禮經所許亦不勉

從曰氣力尚可以堪飲啖稍有味不近子弟不敢以
薑桂進伯氏長公一歲同學共老禮數之恭無異嚴
父終日連牀團欒雖憊不敢偃息伯父三陟公之喪
以伯氏出後居憂公與寢一廬不以晷憾自異事睡
谷公一以事先公者事之每事請教而後行曰不違
仲父之旨必契先府君遺意也奉先惟謹日必謁廟
至老不廢或親掃廟庭粢盛品物斟酌有無預具而
無窘急四仲之祭必行無闕諱辰則終日愀然如有
失焉朔節參獻雖病必躬將事未嘗以俗拘廢祀飭
家人曰致吾潔盡吾誠何時不可祭末疾彌篤猶昇

至廟門外扶掖致身拜于階下良久而退或致病加
家人亟止之每不聽曰吾猶在陽界何可廢此厚於
親戚篤於朋友弔問不憚於染忌記存不廢於踈賤
僮僕病癘亦不許輕出曰暑雨凍雪調治失宜不幾
於推而納諸溝中耶此皆孝友仁愛之積於內而及
於外者也公辛丑中進士第五名庚戌除 光陵參
奉內而奉事直長主簿佐郎令而掌樂院僉正者再
外而黃澗丹陽至利川府使皆所踐歷甲戌陞軍資
監正蔭路之特選也公之始仕雅志不屑就之崔令
人自具章服欲其膺 命伯氏以親意強之不得已

勉出以至三赴郡邑皆爲親屈其復入樂院則已踰六旬卽棄歸蓋爲優田廬菽水欲終老計也爲政專以仁恕廉平爲本不以淡法峻刑爲能先布戒令不從者罪之而已不私一吏不擾一民不要赫赫聲務以誠信相孚拳拳於勸風化興學校科條井井蔚然有右文之效自童學不就外傳受業於家庭與伯氏磨礪講習早悟作文蹊逕未弱冠文藝大進爲文必泮澤翁軌範紆餘精鍊辭理俱到雖尋常簡牘必有法曰此士君子辭令不可不慎也讀書以經書爲先以及於性理近思等書無不淹貫若論語大學則尤

所致力雖簿書奔走之日必以小匣隨身公齋旅枕聞雞起坐誦讀不輟於詩未嘗專治而詞致蒼健典重其還鄉以後諸作尤古雅平澹甚類陶詩性喜林泉及宰黃溪丹邱則皆有巖壑江山之勝公餘輒往遊日吟哦其間或至忘返晚年閒居與伯氏及金退漁鎮商閔蟾村遇沫結耆社以時舟輿相從於江湖之上晤語盡歡德義交勉遠邇傳誦莫不以盛事稱庚辰春公病已革語弟翼鎮曰近世人家法先亾喪制尤壞此可戒也又諭諸孫同居近地必謹芬苾至四月九日朝奄奄將盡忽整冠法然曰母氏諱日

隔宵吾病若此不孝甚矣此其末音也神氣安閒少
無怛化意恬然就逝享年七十三葬于驪州北松浦
負丙之原距所居一牛鳴也德水之李自高麗中郎
將敦守始著譜書歷八代有左議政容齋公荇寔澤
堂公之高祖也澤堂公諱植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
諡文貞文貞生諱紳夏禮賓寺正 贈領議政議政
生諱簪縣監即公考也元令人籍原城考右尹萬春
左議政原平府院君斗杓之孫也公配善山金氏參
判德基之女三男浹瀟涑俱登上庠浹不幸早幼瀟
前行刑曹正郎二女適洪大猷鄭趾煥孫男八人述

模承重持衰瀟子莘模餘并幼浹女沈燦之金載器
魚用角妻瀟一女幼洪婿男益烈益年一幼女閔昌
烈妻鄭婿三女幼嗚呼公通經術敦孝悌一心清修
衆行具美今不能悉舉而并載第撮其一二而言之
公博學實踐不以問學自居者即澤堂公潛心性理
而務韜晦之意也詩文典雅不以詞章自任者亦澤
堂公勿令遺集刊行之意也此皆故家世族惟鼂氏
之謹守家法者也至若追服三月雖其無於禮者所
謂獻子加於人一等者也愛恭之持勤於牧谷公者
猶楊津之事其兄春者也出宰山水鄉遊泳水石自

有其樂者慕朱晦翁南康時廬山之遊也年未至而辭官歸鄉者類歐九引年之故事也觀於此數者庶可以知爲公也耶公常自銘雖謙挹之淡而其棲心淡泊七十年尚志樂天之實亦可彷彿而知之矣吾何改評其銘曰

默焉自守不貪利榮好讀書亦不甚解喜飲醪亦不悒情荆茅僅蔽風日而祭祀以時粥飯僅足朝晡而圖書滿前吟詠自娛而頌言乃志省察自新而或追其愆不悻悻與皎皎不汲汲與戚戚混世何名循度何辱人莫知而我不愠世多違而道不窮隨造化而

行休庶安命而反終嗚呼是蓋陶靖節自傳之遺意而亦豈非公之志節風義自能形容者歟

亡妹淑夫人尹氏墓誌

嗚呼余何忍誌吾妹墓耶吾妹少余十年何忍先余死使余誌其墓也嗚呼妹之學言語數方余則稍已省事其長而老而中間六十年事行始末莫如余詳余亦何忍不之誌以爲兩家閨內之懿範耶嗚呼悲夫吾尹貫坡平鼻祖麗祖太師諱莘達吾妹倉守

贈吏曹參判諱明運之女參判 贈吏曹判書諱飛

卿之孫妣 贈貞夫人全州李氏 贈大司憲諱慶

昌其外祖余與今大司憲鳳五寔同母兄也十七歸
平山申徵君暉 朝廷以禮屢徵之前授戶曹參議
皆不就舅敦寧都正平雲君諱聖夏大舅領議政諱
琬姑貞夫人潘南朴氏其考右議政南溪先生諱世
采嗚呼吾妹之賢實有所自我祖母李夫人孝靖貞
淑之操外祖母李夫人謹順友睦之行皆稱婦德之
懿而若我先慈氏公明貞一溫仁和慎之德莫非吾
妹胚胎之前光也其生神貌雅淨儀度端莊見之已
知爲淑女也又能聰明穎慧九歲時傍兒課學一聽
俊成誦先府君奇之試授史書誦讀易易也過十餘

板妹謂非所當業不肯焉府君益賞而止之曰使汝
爲男子子吾門其昌矣我季叔母金夫人通書史識
義理以義方教子姪吾兄弟皆同室鞠育每謂吾妹
可教也以古人嘉言善行歷代興亡得失口授而傳
習焉妹蓋善諭也其德善懿識實自幼而成妹居羣
弟兄之末父母以晚生獨女鍾愛摯我伯氏正郎公
性嚴於妹則必油油如也妹惟一心兢遜少無嬌嬉
習未嘗煩長者呵責常以溫然婉容供父母喜其或
有疾雖微呻惕然憂色不離側調護疾已乃止真淡
愛之孝也稍長與從姊李氏婦四兄婦朴氏心相得

居澤集卷之五十四
恆日所與語不到奩篋時樣或聞有貴貨而賤德者
心鄙之凡古之忠臣烈士言之必激感慷慨或時夜
闕小學及庸學序出師表歸去來辭諸篇相與諷誦
其意想可見吾從氏鳴臯圃巖二兄暨吾兄弟雖朝
夕相對無婦女庸瑣語惟經史義理古今言議與之
諮詢從而禮貌之此可知爲吾妹也及于歸未見舅
前夜朴夫人夢告平雲公曰明日當得賢婦公心識
之見其儀度棣棣心嘉悅之每稱有心德行範平雲
公弟校理公亦稱其聲音舉止極可貴重校理公恭
人俞氏尤加敬重有事必諮而決之徵君之伯氏參

判公鮮可人嘗稱妹操履端謹不違閨度徵君二甥
女幼失恃育於平雲公妹哀矜而慈撫以至成人殆
不中不遠二女雖嫁歸視妹若親家參判公常歎曰
此孝友之推也誠人所難及其事平雲公或代饋則
致養必適口體或服勞則周旋必稱旨意公曰是善
事我以未逮事先姑自傷從先姑妹李氏婦討記先
姑平日事行其或臨止必托事勉留或以日用資遺
其家要其忘歸皆追慕先姑意也事徵君相待如賓
偕老五十年若一日時有規箴之益家貧雖百辛千
艱澁澁方泳不使其知之教子女不偏愛不匿過一

以循義每舉柳玘成立覆墜之語痛切告戒女適人而夫家稱其賢一子文行早有譽於士友詎非訓誨之懿耶家奉有祖祀每歎貧不悅心而所設庶羞明潔芳馨主於誠謹家食雖窘寧售針直求子錢未嘗輕開口作乞字爲苟簡事然或有餘在則輒思與人分之人有丐貸必傾盎而與曰待裕而與人何時可與有族婦人送言告急卽與皮穀幾許慮其舂炊之遲又與如干米曰先以此救急也其曲盡人情多類此又窮族人有喪無斂木勢適置急時需舉而與之未論小大以其所在而推之雖麥舟手段殆若可

爲誰謂婦人之齋也御僮僕常恩加於罪其誨責則明白切當詞理俱到雖悍蠢俯首聽惟謹退必曰主教至矣敦於睦婣必存躬厚式好之戒雖有不相能不屑與較族黨之來靡有踈近歡然迎晤輒飲以和彼亦披情盡款莫不歸向我矣性本恬淡能安窮約履素儉於物無嗜好無私藏昔余爲養宰文城要慰慈念邀與同侍貧家契活豈無可求者居數月無一物相干涉臧獲自本家來者念奉祭不贍還之主祀宗姪善容物雖微賤待之惟誠懇物雖朴陋垢弊必收藏以俟其用於用處無所輕棄家有失物明知其

去處家人爭欲推索曰失則失已矣何乃迫隘耶其
人心感服之還置園藪中而去雖衰晚之後非疾必
櫛類無惰客房闔庭除灑掃令淨拓箱籠盜椀位置
令整頓蓋古清士掃地焚香三濯纓氣味也酒漿針
線亦自俛焉而其出自手分界者亦皆精新敏妙克
勤紡織恆曰文伯之母戒子之言已可惕念而諸侯
夫人猶蠶繅以爲衣服况寒士之妻耶躬率女僕無
閒坐遊手時子女嫁娶之具夫子百歲之需皆自家
績中出文辭本不留意吾輩亦不曾知之也歲癸卯
吾家皆西入伽伽妹亦從舅家淪棲廣陵始遠父母

兄弟時我慈氏年薄七十不禁望雲之情有思親憶
兄二詩詩亦婉淡可以賞詠後仍不復爲也詞藻之
技雖非婦女之所貴其不習而能則天姿之高可知
而又終內而不出外內親黨無有知者非德性謹厚
之至安得如此時以大傳所爲詩文或指摘刺論皆
鑿鑿中竅焉嘗戒大傳曰嫌疑之際不可不避馬援
明珠之謫以薏苡之圓滑自外摩之似乎珠故耳非
無根也又論王濟速換牛心甚惡其不近人情仍曰
人不能通物情則不可以做事又言解縉荷高皇
帝不世之殊遇不能自立於靖難之際使人慨恨處

也隨夫子之任金城親裁館客衣大傳請使婢僕曰馬皇后猶爲士卒縫衣我爲夫子館客裁衣何害其見識之博通如此廣陵時歸覲膝下吾兄弟與二從兄率子姓婦女奉慈氏八家後水石迤遊而歸妹喜曰樂哉今日兄弟無故扶板輿作此事已是一樂況今世禍彌天吾能全家八山有此物外之賞此世此樂復有何人余語諸兄弟吾妹風味真知樂此樂也妹嘗言小學女子不百里奔喪古者諸侯之地大國不過百里蓋以女子之不可越國而行也不然雖女子豈不許奔親喪耶至丙辰先慈喪聞疾已病卽雇

馬馳來終及於斂棺之前不但於此義理已有定見其不遠三百里程載馳斯亟者豈非孝思罔極自住不得而然耶女婿金鍾正登第妹謂大傳曰金君大聞豈無喜也但士之出身事君其志不置在於輕肥當今世道日棘一切以斥邪匡君砥礪名節責乎人難矣若或浮沈苟容富貴而已則淡所恥也今日科名其憂之之心有倍於喜也如吾家堂姪心衡量時恬退誠合時義而亦自不易是余所以不欲汝之通文譜也蓋其憂患世道之極又不欲出處之或苟此等言議豈閨閣中可得聞者耶徵君不欲迹近京輦

乙亥來我溪上其必我來者以妹之爲吾弟兄在此也一壑聯屋朝夕清話墳簾叶意自謂暮年至樂己卯六月上旬忽病示德以十四日竟不淑年六十七嗚呼悲哉仁壽之理何其懿也其年九月日葬于廣州坤巖負丁之原距大舅相國公墓向西數喚男即大傳女應教金鍾正妻妹亾之前一月先坳大傳一子重昌二女幼金應教三子尚淵餘幼大傳有性孝其愛慈母如孺子真純心愛也及其喪悲哀亦不忍食息忘也今三替而入廟則輒垂泣得其書哀苦語每使人酸骨一字一涕何異古人替悲哀三年憂者

耶妹其有孝子矣嗚呼婦人言爲不出閨梱吾以昆弟之言爲嫌不欲誦之其何以眎諸後况婦人實德實行惟夫家言是信今吾所書者大半出於徵君父子兄弟則人豈以書之自我而或間之哉其仁淑嘉柔吾母之肖女也通達高潔吾家之女士也佳婦之徵見夢於尊舅而自尊章至兄弟之一辭稱美者詩人所謂宜家宜兄也真申氏之賢婦也至於謙順而禮必恭者無媿伯鸞之德曜也教嚴而不少假者甚似程母之侯氏也世有劉宗正其必採而書之以補世教之萬一何止爲兩家之軌則而已耶嗚呼悲哉

妹之亾後四年即 崇禎甲申後再壬午也天中末
家叔兄久菴八十翁技涕而誌

壙記

宋君 煥道 壙記

歲乙丑春余冠于宋君煥道之首字以原天原天循
目清瑩動止整飭心知為儒門佳子弟別作字說用
勉之原天近頗畱心問學有志從余遊者余固知原
天坯子可有為喜聞而相期者淡今聖瑞書來以二
月十日原天疾不起嗟呼其可惜也其書字字悲苦
令人可涕有曰是子性純而質直言重而氣沈事親

未嘗拂其意奉先罔敢怠於禮與人處不擇自便平
居粥粥不見喜怒色十五喪慈氏哭踊哀動傍人父
病篲三冬不解帶色憂雖雪寒審藥餌戶外或經夜
不退亦自勤學課諸弟讀書山房晝夜不少懈失將
攝崇己淡矣及父赴試南省疾忽病猶恐病報聞其
父之蒼黃歸也終不得與之相訣則譎譎之語皆戀
係其父凡此可見志行之所存慟乎其未及成就也
泡幻之迹孰復知煥道之生於世也又孰知之行之
志如此也願得子一言納諸壙為不朽資蓋其孝天
得而又何早成如此若使願學之志更充拓得去其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成就不可量豈終孤當日命字之意也耶真可惜也
聖瑞名麟相判官諱宗錫之孫其世具載於余所撰
判官公墓誌此不詳原天松江鄭文清公自出外翁
名構娶縣監李泰祥女江都死節人忠穆公諱時稷
之後原天年二十已生者一女又有在腹者天道至
仁豈忍使原天之仁孝終無嗣也墓在懷德板橋西
坐巽之原距睡翁公墓數啜睡翁爲原天六代祖也
崇禎甲申後再庚午四月日判官公內弟坡平尹鳳
九識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